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一

臣 永瑤恭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銓

校對官中書臣陳 木

謄錄監生臣應斯 濤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一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奉贈韋左丞丈廿二韻

天寶七載作

鮑曰韋濟韋嗣立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史有傳附嗣立後師云甫為華州司功作此詩辭韋左丞
補注鶴曰前漢百官志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後漢志左右丞各一人師云是貶華州司功後作則當在乾元元年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載師注為非若在乾元元年不應詩中無一語及祿山之亂與夫為拾遺貶司功之意魯嘗年譜謂此詩在天寶

六載而不知是年濟未拜左丞按舊史天寶七載濟為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公以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遂自河南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問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詩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當是七載作此詩只陳情當在贈韋左丞大詩之後

紉袴不餓死洙曰前漢班氏叙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紉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襦水紉之袴也師古曰紉素也綺今之細綾也趙曰丹墀步紉袴之童儒冠多誤身洙曰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儒行曰冠章甫之冠前漢鄼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

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師曰杜甫生於唐宗先天元年
死於代宗大歷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
宗凡四朝也天寶十三年獻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
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
鄜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
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琯
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賊所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
琯不宜廢肅宗怒貶甫為華川司功甫既不得志聞李
白在山東將為山東之遊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已無
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
論文蓋謂此行為尋李白故也紈袴貴遊子弟之服餓
之義有二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
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當祿山之亂武夫
悍卒皆以軍功取封侯其子弟自襁褓至于老死誰有
不食祿者獨丈儒之士不能擐甲出戰皆寂寥不見用
以此誤身者多矣蓋嘆武夫得志傷吾道之不用也

大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洙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應璩百一詩避

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鮑照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趙曰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師

曰丈人指韋左丞補注希曰風俗通曰易師貞丈人非又賤子甫自謂也

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勸說君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故親而老者皆稱焉南史謝靈運謂孟顓曰丈人生天當

在靈運後成佛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洙曰少一作妙賈誼洛陽

當在靈運前年少定功曰沈休文別范安成云平生少年日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彥輔曰杜嘗策名薦書也師曰

天寶十三載甫獻三補注鶴曰按公本傳嘗舉進士不賦召試文章故云第故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

忤下考功第殆是公嘗預京兆貢舉故云唐初考功員外郎試進士志云開元二十四年以考功郎李昂為舉

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徙禮部以侍郎主之則公預
舉在二十四年之前時方二十餘歲宜自謂少年也師
云獻三賦召試則非後言主上頃見徵亦不是讀書破
言獻賦乃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轅下讀書破
萬卷下筆如有神洙曰魏文帝典論云傅武仲下筆不
能自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
神蘇軾曰仲舒荅策下筆疑有神助趙曰梁孝元帝之
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
着一破字則字補注希曰北史崔瞻傳不讀五千卷無
着力而新奇矣補注入此室今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
正用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蘇曰揚子雲曰長卿之
此意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
化所至即子雲學長卿為賦故雅推服趙曰雄傳嘗好
辭賦每擬相如故公於賦則言敵揚雄黃曰曹植字子
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
建獨得八斗鍾惺品子建詩云原出國風卓爾不羣故

公於詩言親子建親之者言與之近補注鵬賦曰考公進也彥輔曰杜於詩賦蓋以二人為準

七歲所綴詩筆向十四載矣千有餘篇云云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臯之流庶可跂及故此詩亦云賦敵揚雄詩親子建然今所傳詩多是天寶末年亂離之後所作前所謂千有餘篇者李邕求識面洙曰李邕見文苑傳今已不可盡見惜哉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邕少知名長安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官由是召拜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旨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多持金帛往求其文修可曰北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遊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王翰願卜隣洙曰卜一作為唐文苑傳王翰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發言立意自比侯王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為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彥輔曰左傳曰惟隣是卜師曰破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

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漢揚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其兄常欲殺之子建七步成詩甫以揚雄之賦興已相敵體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已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謂頗挺出洙曰一作生彥立登要路津洙曰古詩比自謂頗挺出輔曰一作特

足先據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洙曰伊尹致君堯舜又魏杜恕舉明主於

唐虞此意竟蕭條行謫非隱淪

洙曰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父薪樵賣以給

食據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
謳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
中負薪墓間宋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立俗迂流議尋
山結隱淪謝眺敬亭詩隱淪既已託鮑昭詩孤賤長隱
淪趙曰列子載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張湛注云古
之隱者也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衝要之所乃人物
輻湊之地以譬顯達也官有清有要清而不要則無權
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文
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
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士
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其貧賤
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為隱淪之徒所非議矣
騎驢三十載洙曰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
潛閒居三十載彥輔曰後漢獨行傳向相
或騎驢入市旅食京華春定功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旅
乞丐於人食南館耳郭璞詩曰京華豪

俠朝扣富兒門鄭曰朝陟遙切早也扣去暮隨肥馬塵

殘盃與冷炙洙曰顏氏家訓云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

道猶遭之況爾曹乎蘇曰吳起嘗嘆曰丈夫兒事

未濟甘晦休山林馬能逐浮薄子苟冷炙殘盃馬到處

潛悲辛修可曰鮑照野鶴賦對鐘鼓之悲辛師曰驢賤

已昔李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

嘗為華陰令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

天子殿前尚與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與我騎驢初貴故

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尉貧在京師自未

獻賦之前迄今凡三十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三京華者

言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

處不有甫獨旅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投

刺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為當朝士大夫所薄如此殘盃

次定日軍全書

謂甕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宿炙也甫既貧賤餬口京師貴遊薄之惟待我以殘盃與冷炙深使

人暗地抱辛酸也

主上頃見徵彥輔曰漢雜事宣帝時

欬然欲

求伸

洙曰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冥却垂翅

蘇曰李斯曰丈夫兒提筆鼓吻取富貴易

君舉盃何青冥之翮與鸚共垂翅乎修可曰屈原悲回風云據青冥而攄虹注青冥雲也洙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

蹭蹬無縱鱗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海

賦蹭蹬窮波失勢貌

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

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云所

以慰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如莊子云其為人也真

每於百寮上

尹曰史相國位諸侯王百

寮之

猥誦佳句新

洙曰杜詩云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竊效貢公

喜

洙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修可曰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

難甘原憲貧

洙曰仲尼弟子傳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

衛而結駟連騎排蒹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宜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焉能心怏怏洙曰韓信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去馬能心怏怏洙曰韓信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怏怏羞與絳灌等伍周亞夫傳此怏怏非少主臣也趙曰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公子光祗是走跋跋鄭曰跋七倫反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祗是走跋跋洙曰跋跋行走貌張平子西京今欲東入海洙曰語曰乘桴浮于海又賦大雀跋跋洙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趙曰此詩人欲去之意造語即將西去秦洙曰李斯上如此非真有東海之役也

乃却賓客以弃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
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尚憐終南

山洙曰周庾信有駕幸終南山詩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為終南左傳昭四年曰荆山終

南九州之險是周地之名山鄭曰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

蜀東西數百回首清渭濱洙曰呂望垂釣於渭水得玉璜遂為帝師修可曰潘安仁

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常擬報一飯洙曰史記范

軍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李固傳切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孔

融一飯之況懷辭大臣趙曰以一飯之恩常欲如靈輒

惠必報之報宣子况大臣相知不獨一

飯耳其去之白鷗波洙曰一浩蕩蘇曰波乃沒字也古

懷為何如作沒浩蕩詩云沒白鷗之浩蕩

若作波字乃上下句不相符信沒字耳宋敏求云鷗不善沒改作波殊不知鷗之滅沒於煙波間最為自然善舊本作沒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當以沒字為是洙曰謝眺詩浩蕩別親知潘岳河陽詩洪流何浩蕩趙曰或取流故之貌離騷云怨靈脩之浩蕩或補注希曰離騷取曠遠之貌如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補注云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也以此二字形容萬里誰能馴鷗之出沒波間而我之無所繫着自見矣

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師曰主上謂肅宗也至德二載肅宗見徵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歛即倏忽歛然如屈蠖久蟄志欲求伸甫當此時將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琯事不期貶華州司功故云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青冥天也蹭蹬失勢之貌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蹭蹬蓋傷其得罪也唯韋丈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為人真率故及于此韋丈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

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喜得章
丈推引故效貢公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
賤又如原憲誠使人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怏怏
於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踐踐奔走之狀
山東瀕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東故
云東入海秦地在西甫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
秦終南山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
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
不忘君一飯之恩猶擬報之矧嘗食人之祿其忍遽忘
乎君詩家獨推重杜甫蓋取其不忘君之意也大臣謂
左丞也左丞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思乎雖然
如是甫之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
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王荆公常以波字
為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浮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
公因舉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
之或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為渾成也則知沒浩

蕩亦不如波
浩蕩之自然

送高三十五書記

天寶十
二載作

傳曰適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為哥舒翰府掌
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拜拾遺鮑曰高
書記適也字達夫渤海人宋州刺史張九臯奇
之舉有道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師
曰適為武威郡鎮帥哥舒翰府掌書記故甫送
以此補注鶴曰按史天寶十二載楊國忠奏以
詩補注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十三載五月
奏前封丘尉高適為掌書記故送以此詩十四
載十二月翰守潼關降安祿山然通鑑乃謂八
載上命隴西節度哥舒翰帥隴右河西等處以
兵攻石堡城意十二載作此詩詳見寄適詩下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

夏竦曰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泉郡崆峒在

郡東洙曰爾雅四極北載斗極為崆峒之山蘇曰武帝欲討西戎耿遜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下宜休王師帝從修可曰按史記黃帝西至于崆峒韋昭注補注希曰在隴右九域圖志云岷州和政郡有崆峒山補注希按寰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三一在臨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黃帝問道之所專指汝州此當是指臨洮而言蓋河西節度治梁州而洮涼在唐並隸隴右鶴曰唐志崆峒山雖在岷州和政郡溢樂縣而州乃義寧二年析臨洮和政置其實臨洮郡也按通鑑天寶六載王忠嗣使哥舒翰擊吐蕃累功至隴右節度副使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得反自是不敢復來積石軍在廓請公問主將馬用窮荒為輔州達化縣廓去岷不遠

曰窮荒謂窮兵武貪土地也師曰西北地寒時晚小麥
熟是五月之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
邊民得穫麥請適問翰何用窮荒之地俾民不得補注
獲麥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不可以耕補注
希曰漢文紀四荒之外師古注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
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唐置河西節度使本以斷隔羌
胡而哥舒翰貪功生事攻吐蕃石堡喪士卒數萬又遣
兵開屯田於赤嶺戍兵為吐蕃所沒此蓋不知窮荒之
無用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洙曰魏志呂布因陳登
也餓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
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
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布
乃解載記慕容垂猶鷹高生跨鞍馬彥輔曰古詩云
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高生跨鞍馬鞍馬光照地有
似幽并兒洙曰曹子建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
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山簡云舉鞭問

葛彊何如并州兒鄭曰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二州多
游俠之士師曰鷹之為用可饑不可飽飽則飛去饑而
後可用也譬如高適豪傑之士其肯為哥舒翰用是故
卑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鷹不饑不肯側翅以隨人高
適官不薄亦不肯隨翰往武威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
州逼近羌戎其俗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
馬有似幽并之兒以脫身簿尉中鮑曰適以封丘尉始
其文武兼資故也

與捶楚辭

洙曰捶主藥切韓愈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
免捶楚塵埃間鮑曰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

非也今詳杜所言捶有罪者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
法曹掾何處事卑陬何况親狴獄敲榜發姦偷此豈身
受杖如漢諸署郎耶余曰邵氏聞見錄云杜牧之寄姪
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捶身滿瘡蓋唐參軍簿尉有
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高子勉見山谷云爾予初疑
其不然因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

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
杖訖奏參軍簿尉不足道也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

威洙曰前漢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
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李泰

伯曰程曉詩
觸熱到人家
荅云洙曰一
書記所媿國士知
洙曰陳琳袁本

初書記之士又阮瑀管書記之任豫讓曰中行以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
洙曰更一作尤儀一作宜范
睢傳侯羸謂信陵君曰人固

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昱曰抑詩敬慎威儀
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
洙曰麾一作旗

李廣傳幕府省文書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
在為治故言幕府幕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

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幕府者以軍幕為義古字通用軍旅無常居

無所恨也自古大丈夫功名成遂亦在晚年不必皆少
達也文選云嘉穀不早熟大器當晚成甫既勉以十年
出幕府恐嫌於遲常恨結驩淺李希聲曰左傳云願結驩於二三君各在

暮故有下句爾

天一涯洙曰古詩相去萬里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中腸安不悲洙曰

蘇武詩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王正長雜詩云王事
離我老殊隔過參商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
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
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驚風吹洙曰一作飄鴻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

鵠不得相追隨

余曰張良傳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黃塵翳沙漠

潘大觀曰曹植

賦揚黃塵

念子何當歸

洙曰前漢匈奴傳隔以山谷壅以沙漠盧諶贈崔溫詩北眺沙

鈔定四庫全書

卷一

漢垂曹子建樂府少小去鄉邑揚聲沙補注希曰漢武
漢垂蘇武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補注帝紀衛青
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漢也
匈奴南界臣瓚曰沙土曰漠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洙曰王仲宣云從軍征遐路訓彼東南夷陸士衡樂府
詩有從軍行告哉遠征人北戍長城阿師曰古云歌驪
希遇愁別多逢蓋人生天地間爾東我西是以結驪淺
故云各在天一涯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離
別不獲會聚者似之甫生平既與適少相驪會今又執
別如參與商中腸安得不悲慘也驚風者回颺也鴻鵠
一舉千里漢書陳勝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然鴻鵠得
疾風吹虛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宜得相追隨也
鴻鵠喻適甫以燕雀自譬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沙
磧曰漠武威乃邊郡與沙漠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
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或邊城無寇綽有餘暇
早寄詩什庶知適之安否昔王粲有從軍詩適本文墨

之士不以軍事廢擲篇
章甫之所囑者以此

贈李白

開元二十四年作

補注

鶴曰詩云李侯金閨彦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

按公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載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隱剡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蓋公詩云二年客東都又云亦有梁宋遊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載非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

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人之失巧偽趨利余

曰葛屨詩其野人對羶腥

彥輔曰潘岳秋興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為郊野人耳

周禮注犬腥羊羶

蔬食常不飽

趙曰此意似雖目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

之而增媿則甫之補注

希曰論語云蔬食菜羹魏毛玠布衣蔬食

豈無青精

飯使我顏色好

杜田曰陶隱居登真隱訣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餽飯注云以南燭草木煮汁

漬米為之彭祖云大宛有青精光生清靈真人真補注

誥云霍山有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石飯之法

希曰道藏清靈真人王君傳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餽飯上仙靈方云服之使人顏童聰明延年無疾餽音信

又音峻而本草圖經南燭條下亦言之詳鶴曰神仙傳鄧伯元王玄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飯又唐玄宗幸嵩山至

逍遙谷見室中大瓠問潘師正荅曰中有青餽昔西域王若以南燭草為之服食得道上乃命道士葉法善往

江東造青餽飯

苦乏大藥資

修可曰丹書抱丹山人大藥證云夫大藥者須鍊沙中永能取鉛裏

金黃芽為根蒂山林跡如掃趙曰四句通義離為兩端
水火鍊功深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矣真語云霍山有道
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法內見五藏色如嬰孺豈不
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所用之物如以南燭草木
葉漬青稻米炊之張君房云青稻米如豫章西山青米
吳越青龍稻草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以謂之大藥資乎
彦輔曰北山移文曰乍低枝而掃跡師曰李白將為梁
宋之遊甫作此詩贈之東都洛陽也唐初都長安後都
洛東都自安史再陷之後民物貧窘故機巧趨利風俗
浮薄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
日之不然也羶腥謂兵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糶
腥之氣野人甫自稱也蔬食不飽謂物踊貴青精神仙
之所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
精亦若天黃地黃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
黃沉于下者為地黃生于中者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

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藥有大有小仙亦有小大也有
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甫
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
可以駐顏色奈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之後絕無人
煙故也蓋嘆東李侯金閨彥故云洙曰白嘗供奉翰林
都之不可居

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既通
金閨籍彥輔曰按李陽冰作白集序云天子賜金閨

脫身事幽討

鮑曰本傳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
帝賜金帶放還趙曰李白宜通籍金閨以

不得志遂浮遊四方此為事幽討也

亦有梁宋遊

洙曰顏延年北使洛塗
出梁宋郊鮑曰白時得

還與公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公同遊故遣
懷詩云昔我遊關中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
酒壚趙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
方期拾瑤草蘇曰東方朔與友人書曰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嘯脫去十洲三島相期
拾瑤草吞日月光華共輕舉爾趙曰瑤草事雖出於山
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為瑤草服之者媚於人而
瑤草字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艷別賦云惜瑤草之
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美言之耳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
之也師曰漢時凡待詔者必於金馬門美生曰彥李白
嘗待詔翰林故云金閨彥幽討謂窮討幽趣梁宋即今
之東京開封府是也本魏地號曰大梁其地有香爐峯
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
服餌時李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為梁宋
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曠不樂仕
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

遊龍門奉先寺

開元二十四年作

魯嘗曰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補注鶴曰唐
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補注志河南

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為鄰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導河至龍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關塞山云即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公自秦赴同谷道經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又地理志河南即春秋時屬魏地後魏兼置雍州乃屬秦州宜此山之跨數郡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時作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

洙曰僧史後魏始光元年創立如藍為招提之境隋大業

中改寺為道場唐復為寺師曰釋氏書招提菩薩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田

曰僧輝記云招提者梵言拓闕提奢唐言四萬僧物後人傳寫之誤以拓為招又省去闕奢二字止稱招提

補注

鶴曰唐史武宗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蓋在唐招提次於寺之名也又梁會稽沙門惠皎撰

高僧傳云漢始有沙門其精舍在雒陽西雍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國王毀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夜有白

馬繞塔悲鳴因改

陰壑生靈籟

豈曰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注簫也音賴彥輔曰沈佺期西岳詩

陰壑以永閉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以其背陽故為

重陰返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

月林散

為人籟靈籟即風也靈者善也如雨曰靈雨

清影

洙曰梁昭明太子鍾山解講暇出巖隱光月落林餘影師曰萬物之影無如月影最清謂之金波蓋

取其清也古云人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天闕洙曰分外清蓋言奉先寺風聲月影皆佳致也一作

閱象緯

逼

蘇軾曰

閱字當作闕

或作闕

蔡天啓云

當作天

閱對雲

本

卧為清切

蔡條云

韋述東都記

龍門號雙闕

以與天內

峙若天闕焉

此遊龍門寺詩

用闕字又何疑

十朋曰

王

直方詩話

亦云

夢符曰

按山謙之

丹陽記

王茂弘

南望

牛頭山

兩峯曰

天闕也

彥輔曰

似天

補注

希曰

廣記

凡輿地

有石者

皆以門名

之故

彭

門亦曰

天彭關

按龍門

本關塞

山又

雲卧

衣裳

冷

趙次

名伊關

山則以龍門為天闕無疑矣

鮑昭升

天行有

雲卧

恣行

天

欲覺

聞晨鐘

鄭曰

覺居

妙切

寤也

人發深省

蘇曰

陶淵明

聞遠公

議論謂

人曰

令人

頗發

俱靜則

發越

塵慮无

不省

覺師曰

天闕者

龍門也

按地

理志今

河南郡

春秋時地屬魏後魏兼置雍州及屬秦

州今龍門縣在府東一百八十里古耿國有龍山即禹
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兩山
對峙如門然故曰龍門龍門乃天之闕門也王介甫以
天闕不可對雲卧改為天閱閱視也視天上象緯逼近
殊不知此詩乃詠龍門有取於闕其理必然二十八宿
為經五星為緯象緯逼言龍門山之高也山高則多雲
霧夜宿此寺如卧雲中衣裳皆冷潤釋氏有聲聞緣覺
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則一如香
巖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
聞巫吹角瞥地大省此得乎聲聞而有所覺者也甫言
睡覺忽聞晨鐘令人深有所悟其亦
香岩道吾之儔得於聲聞緣覺者耶

望嶽

開元二十四年

補注 鶴曰按公詩云忤下考功第放蕩齊趙間
乃在開元二十四年後又公有遊梁登單

父臺山脚寺詩皆至堯時先後作也大厯五年公酬冠十侍御詩往別鄆瑕地于今四十年則至堯乃開元二十三年間雖至大厯五年方三十六年舉成數而言耳當是其時作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

洙曰書岱宗泰山為四嶽所宗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

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鄭曰升中告代于此是山為五嶽之長故曰岱宗師曰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徐曰按王原叔呂居仁王彥輔魯嘗並作夫獨師本作天字說師曰泰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之青未補注希曰爾雅中有岱嶽釋曰岱嶽窮故曰青未了也泰山也此言中國也泰山東近海禹貢海岱惟青州然則齊魯青殆是指三州言岱嶽跨三州之境而青未了也造化鍾神秀洙曰晉孫興公遊天台賦序天台者蓋山岳之神秀也陳書虎丘山者吳之神秀師曰鍾聚也詩云崧高維嶽

維嶽降神凡名山大川皆有神異陰陽割昏曉趙曰言

天地造化鍾聚神秀之氣于此

其山之

長大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割字如

大制不割之割割者分也師曰割者分也陰陽日月也

此山既高日盪胷生曾雲鄭曰盪他浪切曾昨陵切經

月迭昏曉也

也經過之雲洙曰公羊曰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

衡南都賦涓水盪其胷趙曰盪滌也舊注引南都賦涓

水盪其胷本言水流如盪滌地之胷今言盪胷生曾雲

則借言雲之潤氣盪滌人胷也陸機文賦有曾雲之峻

注曾積也彥輔曰庾肩吾山詩曾雲霾峻嶺師曰曾雲

杜詩通作層即雲勢重疊而起泰山出雲須臾遍太虛

而為雨以其有功於民故祀之決皆入歸鳥夢符曰右

雲生于山人登山故雲盪其胷

按子虛賦

稱射藝之妙所中者必決裂其目眚也杜子美望嶽以

言觀覽之遠據決其目力入飛鳥之羣與射了无相干

明矣趙曰皆目睫也音牆細切按子虛賦本言射而決裂獸之皆詩人取好事穩則借用之蓋決皆入歸鳥則人目皆決裂入鳥之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師曰登歸處言所望之遠也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與衆山知尊乎大嶽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為如何甫望嶽之作末章云一覽衆山小固知安史補之徒乃培塿之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也哉補注希曰公為此詩時安史未亂師注未是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天寶四載作

洙曰平邑人時邑人寒處士等在坐北海漢平壽縣也後漢北海國在北齊置北海唐屬青州鄭曰亭李之芳所作歷下春秋戰國時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乃此地漢文帝

分置濟南景帝改為濟南郡唐復為齊州補注有歷山故得名歷山
即舜耕之山也李北海即李邕按新舊史邕廣
陵人開元二十三年為括州刺史後歷淄滑二
州刺史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五載姦賊
事發又嘗與柳勣馬勣下獄吉溫吏引邕李林
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祁順之羅希奭就郡杖
殺之乃六載正月辛巳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
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一載者非蓋是年邕死已
六年又嘗見唐朝請郎行淮陰縣令清河張松
質有謝安羅樹書石刻書與海州李使君首云
開元十一年五月五日李使君若謂是邕不應
與史所言天寶初為太守者相
距二十年又公是年方十二歲

東藩駐皂蓋

洙曰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皂蓋趙曰邕為
青州太守京師為東故稱東藩則上林賦

齊列為北渚凌清河洙曰一作青荷陸士衡詩永嘆遵東藩也

今北渚清河則指言濟北渚趙曰屈原湘夫人云帝子降河濟河謂之清濟故也海右洙曰一作內此亭古謝逸曰此亭乃李之

芳所創居海之右此濟南名士多蘇曰吳帝濟南英豪亭作之久矣故云古

海在東而州在西則謂之海右宜矣濟南則雲山已發指齊州名士則題注所謂邑人塞處士等也

興師曰選詩青雲却炎暉雲山玉佩仍當歌尹曰後漢左雄上言

云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宜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趙曰言既有雲山之清

興又有玉佩之人歌以侑飲取詩瓊琚玉佩者也薛引左傳佩玉藻以為證乃是佩玉非玉佩也脩竹

不受暑交流空湧波師曰傍有脩竹清陰森爽了無暑氣雖曲水流觴竟不如此故云云

補注

希曰濟河與鵲湖互見所以謂之交流亦前句北渚凌清河之意

蘊真愜所遇落

日將如何

洙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江淹詩悠悠蘊真趣師曰蘊真者謂此亭韜藏

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興未闌而日已西顏故嘆云云

貴賤俱物役從

公難重過

趙曰文選有牽以物役此非特言邕當之官而各別又見公之不趨貴以為夸矣彼賤丈

夫者冀宵燭之末光分玉笋之餘瀝而不知耻與公有間矣師曰貴指言李北海賤甫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天地間勞形體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甫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天寶四載北海太守李邕作

洙曰本傳云李邕天寶初為汲郡北海二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

齊州春秋戰國正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為濟南郡宋後周同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唐復為齊州或為淄郡復為濟南郡補注鶴按新舊史之芳未嘗為齊州司馬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天寶十三載祿山奏為范陽司馬及祿山起逆自拔歸西京今題云員外新亭亦初不指其為司馬以宴歷下亭考之當是天寶四載作此詩

吾宗固神秀

洙曰謝宣遠答靈運詩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脩公有譜系自言李杜同出故言吾

宗也夢符曰右按此亭乃李之芳所構詩乃北海太守李邕為之芳作也注言李杜同出其誤甚矣趙曰題下公自注云李之芳出齊州司馬製此亭今體物寫謀長邕言吾宗蓋指李之芳耳此意甚易曉

洙曰陸士衡文賦體物而瀏亮潘

岳西征賦摹寫舊豐制造新邑形制開古跡趙曰舊

而之芳新之杜公前篇所謂海右此亭古也師曰人稟

神秀之氣能體物景寫其謀謨創造此亭頗有長人之

智然即其古城而開敞曾永延樂方鄭曰曾昨稜切重

之故云形制開古跡也趙曰謝靈運詩

我我曾冰食師曰曾冰者諸家多不曉其義殊不知重

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思可以延引歡笑此其術也

方乃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洙曰陳江總鍾高興泊

術也

煩促洙曰張茂先答何永懷清典常洙曰詩維以不永

含弘知四大洙曰易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老子域

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出入

見三光洙曰日月星為三光亦謂之三負郭喜粳稻洙

辰又前漢郊祀志三光天文也

次定四庫全書

左太冲詠史詩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蜀都賦粳稻
漠漠謝靈運會吟行瀨池溉粳稻趙曰蘇秦曰使我有
洛陽負郭田二頃安
能佩六國相印乎
安時歌吉祥
吉祥止止趙曰莊子
安時處順邕詩多有出處然公集中錄邕首唱之詩於
此豈取其同法門耶師曰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麓
極為雄壯又襟帶濟水巨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
水氣在天為雲雲莊即雲氣也聚如莊然莊者藏聚之
義眇言襟帶之遠也上句有曾水故下言高興泊煩促
謂陰涼之氣爽人故也典常言李之芳以常道化民風
俗肅清人懷其惠永永不忘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
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太山高大日月星辰迭為隱
見一出入皆憑高可以望而見之負郭者倚郭也泰
粘曰稻穀者民之司命太守者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
以觀民風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
之稔足知為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

亭對鵲湖

天寶四載和李北海登歷下新亭作

洙曰公自注亭對鵲湖趙曰李補注鵲湖四字北海唱之於前而公和之於後
乃是公和李邕詩而自注云爾初非以為題合
題曰和李邕登歷下新亭以前篇當是天寶四
載作

新亭結構罷

洙曰左太冲招隱詩岩穴無結構何平叔景福殿賦結構則脩梁彩制謝玄暉郡內

高齋詩結構何迢遞

隱見清湖陰

洙曰謝惠連西陵遇風詩分袂澄湖陰注水南曰陰趙曰亭對

鵲湖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昏明異候也句如謝惠連行雲呈隱見是也

跡籍臺觀舊

鄭曰觀古玩切釋名觀於臺上觀望也趙曰此亭乃圖籍所載舊有臺觀之跡

氣溟海岳深

趙曰言東

海太山之氣相與冥接也彦輔曰隋江總監賦副君海停岳峙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

今堞也趙曰陳祖孫登詠荷詩圓荷承日暉洙曰遺堞城堞也

補注

鶴曰圓荷以言湖中所植者亭在古城故曰遺堞前詩云海右此亭古李云形制開古跡是也齊有

古祝阿城乃春秋諸侯同盟於此城者亦有晏嬰城芳宴此時具彦輔曰謝眺賦曲水宴詩嘉樂

具矣芳哀絲洙曰一千古心蘇曰何敬祖聽陰子堅彈

宴在斯作絃千古心琴古人不見哀絲上寫出

意心主稱壽尊客洙曰曹子建樂府主稱筵秩宴北

洙曰一林洙曰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趙曰詩鬱不阻

作密

彼北林因所宴賓在北林故借用之詩

蓬華興

洙曰傳長虞贈何劭歸身蓬華廬華荆織門也

禮華門圭竇趙曰華音畢官韻注云藩落也謂

亭處幽遠故得兼

洙曰一作兼得

梁甫吟

洙曰陸士衡詩齊僮梁甫吟諸葛亮躬耕

隴畝好為梁甫吟趙曰諸葛亮登山作梁甫吟蓋在野

之一歌也其詩曰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

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強古冶子力能排南山

文能絕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

國齊晏子觀此則見公之深意矣師曰此詩乃甫和李

北海之詩然李公之詩何以得集于杜詩之內蓋謂李

公唱之甫和之遂見其本末之由故先編李公詩而以

甫詩繼于後也新亭乃李之芳所創者水南曰陽水北

曰陰清湖乃鵲湖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居鵲湖之北故

云隱見清湖陰臺觀舊謂後齊築作臺觀猶存之芳特

因其舊跡敞以新亭氣溟溟海岳深謂此城憑太岳襟帶

滄海海岳之氣溟溟然而深邃矣李之芳疏鵲湖種圓

荷修飾雄堞至今人感恩之如召公聽訟甘棠下後人

思之而不忘以為勿剪勿伐遺堞者城上矮牆也哀絲

乃琴瑟之聲哀怨此時俱謂諸賓客畢集于此千古心
謂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
琴瑟而已主稱壽者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為壽
北林謂此亭居鵲湖之北林木森爽筵設於此尊卑之
位秩秩然有次序蓬窓草戶甫自言貧賤之居諸葛亮
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
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寧無思鄉之情然對酒
當歌必有所感傷故云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意謂
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為如之何
猶得兼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

天寶十
一載作

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
神仙術甫作詩寄贈之

補注

鶴曰道書有玄
都所謂禹封五

符秘以金英之函檢以玄都之印是也
壇在子午谷中詩作於天寶十一載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

洙曰論語夫顯史昔者先王以為東

蒙主以蒙山在東故曰東蒙地理志泰山蒙陰縣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故云蒙地也蘇曰壺翁云吾當佩含景

駕蒼精道遙於絳闕赤城含景日月之精華蒼精東方

之蒼龍也佩服也趙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曰劍佩於左蒼龍之象詠曰後漢公孫

端劍銘有云從草庚辛含景吐商 故人今居子午谷

獨在陰崖結茅屋

洙曰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師

古曰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名子午谷

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

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

蘇曰竇誼居蜀之津源放浪不羈月夜子規啼庭竹誼曰當山

竹裂吾可歸我峯是夕竹裂黎明命駕遁于我峯武帝三徵不起劉曰前輩詩云子規枝上月三更常以夜啼

山中嫌其夜啼聲哀怨故燒竹爆裂以驚飛也王母畫下雲旗翻一作端洙曰離騷載雲

旗之遙迤九歌乘回風兮載雲旗修可曰王母鳥名故

子美以對子規西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足青背赤

黃素翼絳顙名王母使者又王椿齡云其尾五色長二

三尺許飛則翩翻正如旗狀劉曰周穆王與王母會於

瑤池雲旗霓裳擁簇自天而下詩補注希曰公詩屢用

言此蓋取其與神仙往來之意王母字大槩指

王母而言必以人對或以地對如小兒函關等是也今

以對子規則修可之說是蓋子規夜啼而山竹為之裂

王母畫下而如雲旗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

之翻粲然可觀耳

長海洙曰後漢逸民傳長往之軌未殊十洲記鍾山在北

海之子地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本草

青琅玕生蜀郡平澤蘇業注云琅玕有數種是琉璃之

類火齊寶也琅玕五色具以青者入藥為勝出嵩州以

西鳥白蠻中及于闐國靈異兼圖載琅玕青色生海中
云海底以網掛得之初出水紅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
而上有孔竅如蟲蛙擊之有金石之聲乃與珊瑚相
類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
崑瑤之璆琳琅玕孔安國郭璞皆以為石之似珠者而
山海經云崑崙崑崙山有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
而其狀鐵鏤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洙曰三秦
森植耳鐵鏤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太一山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西有石室靈芝趙曰詩
人逆料其如此如乾州金精山女仙張麗英昇仙之地
有鐵鎖下垂然則詩人逆料元逸人之長往亦復然乎
師曰按神仙訣錄有天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
地由地仙積累功行遂超昇天仙今逸人致身福
地已為地仙之流何其瀟灑清爽神氣不凡故也

今夕行

天寶五
載作

補注

鶴曰以咸陽客舍一事無當是天寶五載自齊趙西歸至咸陽時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

洙曰唐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韋孟諷諫詩歲月其徂年其逮者

鮑曰謂除夕也若曰歲月其徂同一冬可耳指今夕為歲徂其除夕明矣

更長燭明不可孤

洙曰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沉日夜此蘭膏明燭華燈錯此趙曰孤負之孤李陵書陵雖孤思漢亦負德是也師

曰今世誤多用辜字殊不知辜乃辜罪之辜而非孤負之孤

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

博塞

洙曰一云賭博

為歡娛

洙曰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碁古者為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闕

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苑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管子曰秋行五政一曰秋禁博塞也莊子問穀奚事博塞

以遊塞先代反師曰漢書注云行碁也行碁子以相塞即今世取碁也

馮陵大叫呼五白

師曰五白即今之骰子李白詩有連呼五
白行六博蓋古人用六隻骰今人亦然 袒跣不肯成

梟盧

洙曰一作牟招魂曰篋蔽象棊有六簿分曹並進
道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屏比費白日宋劉

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
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
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
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
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梟勝也借勝
為牟五白博齒也趙曰楚辭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
注五白五木也梟勝也盧勝之名也韓非子載匡倩對
齊宣王之語曰博者貴梟又慕容寶與黃李根等樗蒲
寶危坐誓之曰世言樗蒲有神若富貴可補注鶴曰趙
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也補注鶴曰趙
宋玉招魂其注倍勝為牟梟當成年又呼五
白以助投也五白博齒也初不云是五木 英雄有時

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趙曰如劉裕劉毅慕容等皆一世英雄猶如此蒲博則今

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裕以下成事實以下富貴也

君莫笑劉毅從來

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洙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擣蒲一

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前漢崩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儋石受二斛晉

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者一人所負儋也師曰詩言

及此蓋以博奕者世之所賤以為不美之事甫以客舍

懼笑無害於理孰謂非良圖乎儋石言一儋石儲無儋

石家至貧也劉毅家無儋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

衣窮時及後舉大事無不如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

可已耶甫貧賤中雖有大志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

喻乎袒跣不

肯成臬盧也

貧交行

天寶十一載作

補注

鶴曰師云公作此詩為嚴武者非意是公獻賦後寓京華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

作所以梁權道從舊次編在天寶十一載為是又疑為高適作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

蘇曰陳暄曰徐庾輩數輕薄兒時勢

作威福何必數耶師曰甫之作此為嚴武而作也甫與嚴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往依之嘗醉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仗劍欲殺之母救止夫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欲殺之其輕薄如此何足數乎

補

注

鶴曰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公又依之雖新史有登床瞪視之語而舊史獨無新史止據范攄雲溪友議而

云觀公八哀詩其為武而作者稱述既至而哭其歸櫬者又有遺後見君情之句使公果有憾於武則身後不

復更有稱述矣又疑公與高適素厚及適為西川節度公乃舍之而東必俟嚴武再鎮成都然後始歸草堂則此詩既知其非為武作又可知與適交道少乖或者因適而作也不然適在成都公何無一詩及之二說必有能辨者舊次在天寶中梁權道編在十一載亦知其非為武作矣按公秋述云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塌常時車馬之客雨不來又云我棄物也四十無位正當天寶十一載疑以此而作君不見

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洙曰史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

管仲曰吾始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

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兵車行

天寶九載作

師曰：此行為唐玄宗而作。初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用李林甫、楊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補注。鶴曰：呂公梁權道皆為天世吐蕃為患。寶十一載作，然以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當是九載詳見注。

車轆轤

洙曰：秦國風有車轆轤。注：轆轤，衆車聲也。列子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關而止。

夫人曰：此馬蕭蕭。

馬蕭蕭

洙曰：車攻詩：蕭蕭馬鳴。注：言不諠譁。

行人弓箭各在腰。

蔡伯世曰：行人，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彥輔曰：杜元注云：古樂府云：不見耶娘哭。

子聲但聞黃河

塵埃不見咸陽橋

何覲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

之不起故橋為

牽衣頓足欄道哭

蘇曰楚人與蒲騷戰兵行父老牽衣哭于道彥

輔曰魏文帝見挽船士兄弟辭別詩妻子牽衣袂落淚沾懷抱王溫舒頓足嘆後漢書百姓遮道說文曰欄門

遮也師曰頓足者足踊於地為之困頓

補注鶴曰天寶十載募兵無應者楊國忠遣御史分捕繫送軍

前舊制百姓有勲免征役於是國忠先取高勲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振野此詩所以有咸陽橋

欄道哭

哭聲直上千雲霄

洙曰孔德璋書千雲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問

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師曰點行者漢史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玄宗

數出兵故點

或從十五北防河

師曰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

便至四

十西營田

洙曰防河營田皆役也顏師古曰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

兵於農之意

補注

鶴曰唐食貨志云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陳地以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四司

農寺每屯三頃鎮諸軍每屯五十頃云云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役

去時里正與裏頭

洙曰里正一里之長高荷曰里正即今之保正也彥輔

曰按律疏里正掌追呼催督鮑曰蜀亂兵戈不止東川

咸用老弱俱戰亡又括鄉里歸來頭白還洙曰一戍邊

少小為之里正與裏頭擐甲歸來頭白還洙曰一戍邊

洙曰鮑明遠東武吟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韓駒曰

古者及丁方裏頭少年裏頭行役及歸來頭已白還又

屯戍邊疆蓋言邊庭流血成海水洙曰後漢卧鼓邊庭

役使無已故也邊庭流血成海水洙曰後漢卧鼓邊庭

一怒必伏屍流血書血流武皇洙曰一開邊意未已洙

漂杵楊子川谷流人之血

補注杜詩

三八

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
邊郡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

州彥輔曰按十道四蕃志關以
千村萬落生荆杞趙曰此託

漢以言之舊引通典置天下州郡誤矣然言山東者太

行山之東也昔言山東即古之晉地今之河北杜牧所

謂山東言不得不王是也彥輔曰阮籍詩堂上生荆杞

師曰甫意以武皇喻玄宗是時楊國忠專權引安祿山

為將領漁陽突騎生事邀功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

百州皆陷于賊無復唐有玄宗殊不悔悟豈不若武帝

開邊不補注希曰古所謂山東乃今之河北晉地是也

知止乎今所謂山東古之齊地青齊是也杜牧所

言山東指今之河北二百州

正謂太行以東冀州之域

縱有健婦把鋤犁彥輔曰健婦耕

則夫被征戍可知古詩不

禾生隴畝無東西蘇曰漢末

能如沮溺相隨把鋤犁

喪亂禾與

莠俱滿壘。畝人多迷昏。東西莫辨師。曰疆場不修。禾生
壘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衡從其畝。謂一從
一衡。各有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鄭曰耐奴登切。又奴
之辨。傷今不然。况復秦兵耐苦戰。鄭曰耐奴登切。又奴
趙勇敵秦兵。勁銳耐戰。戰苦不怯。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陣陣皆克勝。故關中不可不取也。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洙曰一作隴西

卒

洙曰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縱得休休為隴西卒補

注

鶴曰通鑑九載冬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縣官急索租

舊本云縣官云急索洙曰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
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嚴助傳租稅之收
足以給乘租稅從何出。蘇曰孔文舉曰兵革未止久旱
輿之御苗槁民實瘦。乏州縣苦於徭役。

民既空虛租歛復何從出師曰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緊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萊多荒將何以供其求乎

生女猶得嫁比鄰

比音毘趙曰比鄰乃曹子建詩萬里猶比鄰舊引為王粲誤矣陳琳詩生

男慎莫舉生女哺宜脯杜公生男埋沒隨百草師曰生男以役夫之苦故云生男惡也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男人生

好蓋男兒充丁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鄰或時相見此皆有君不見青海頭洙曰哥舒翰傳

所相感而激為是言

君不見青海頭

築神威軍於青

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蕃密邇蘭鄯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古來白骨無人收洙曰蔡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功處也

功處也古來白骨無人收

洙曰蔡文姬詩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縱

橫莫覆蓋潘安仁關中
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
洙曰一啾啾洙曰左傳文二年吾見新鬼大故鬼小王
作悲啾啾元長策秀才云肺石少不冤之民棘林多
夜哭之鬼修可曰陳寵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
陰雨常有哭聲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亂
時此地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寵盡收葬之自是哭
聲遂絕趙曰啾字王逸楚辭注曰鳴聲也閑居賦管啾
啾而並吹師曰青海軍迫近吐蕃北邊地郡也昔文王
殯枯骨當世歸其仁今玄宗屢與吐蕃戰于青海兵敗
死者不復收葬使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其視
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作有所主則有所歸
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
新舊言之則知戰關相仍死者相繼踵也

高都護驄馬行

天寶七
載作

師曰高適為哥舒翰掌書記甫嘗送以詩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西都護其言豈不補注鶴曰按新舊史適未嘗為安西都護有徵補注乃高仙芝按本傳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天寶九載討小勃律是年八月以小勃律王并妻還連雲堡於是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降附未幾擢仙芝鴻臚卿假御史中丞代夫蒙靈察為四鎮節度使又加左金吾衛大將軍此詩當作於天寶七載梁權道雖知非高適編之於天寶十一載然仙芝九載已入朝拜開府儀同三司又為羽林大將軍不應詩題尚曰高都護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歟然來向東

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烏耆鎮去交河

郡七百里西鄰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初置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顏

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補注希曰舊史貞觀二十四年振又曰歛聳躍以驚鴻

補注

平高昌以其地置四川於

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後漢袁紹曰坐作聲價歛暴起也莊子朝菌注云歛生芝也張平子思玄賦歛神化而蟬

蛻兮鶴曰唐會要吐谷渾界青海周回八九百里有小山放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中

因生驄駒日行千里故世上有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青海驄此名胡青驄或本此

一心成大功趙曰臨陣成功指功成惠養隨所致顏延

年賦願終惠飄飄一作遠自流沙至劉曰天馬歌天馬養蔭本枝兮飄飄一作遠自流沙至劉曰天馬歌天馬

九夷雄姿未受伏檻思洙曰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服雄姿未受伏檻思魏武樂府老驥伏檻志在千里

梁元帝謝馬啓矧猛氣猶思戰場利洙曰隋魏彥深賦伊伏檻彌結懷思資五方之猛氣趙

曰言雖居阜棧而非馬之本腕促蹄高如踣鐵趙曰腕心故思奮於戰場以為利耳

欲高又穩如踣鐵皆馬之奇也交河幾蹴曾水裂洙曰唐安西去交河七百里顏延年賦經

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趙曰曾水是冰名東方朔神異記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今公言交河西邊

之地有曾積之冰馬幾度蹴踏之而破裂舊引顏賦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非是蓋賦謂騎射耳玄蹄

素支皆射帖名而電散冰裂皆射五花散作雲滿身孝帖聲與馬踏冰裂之義豈相干乎

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北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趙曰此言馬之貴

如曰箇箇五萬里方看汗流血洙曰天馬歌體容與逝花文是也

褚顏延年賦膺門沫褚汗溝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霑濡也趙曰汗血之姿非萬里無以見長安壯

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趙曰言馬之行如電舉國

電策童兒挽雷車非其義宋曰馬善行者追風青絲絡
逐電走過如掣電蓋言疾也不敢騎畏其太疾

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鄭曰橫音光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縣玉鞵

又云宛轉青絲鞵莊子穿牛鼻絡馬首馬曰方肅宗中
興安史之難已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頭無
緣再出橫門甫厭亂願治之心可見

天育驃騎歌

天寶末年作

洙曰天育馬廐名驃匹妙補注鶴曰唐會要貞
切趙曰名驃則所畫馬名不補注觀二十一年八

月十七日骨利幹遣朝貢獻馬其中十匹尤駿
太宗各為製名其六曰飛霞驃按新舊史唐會

要諸書唐無天育名廐當是天空寶末年作故詩
云見之坐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梁權道

編在十
一載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洙曰荀子曰騏驎一日千里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赤驥盜

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驂騮騷耳神異經曰西南大宛宛丘有良馬其大二丈鬣至膝尾委於地蹄如汙腕可握日行千里至

今之畫圖無乃是

洙曰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畫者圖

之訪似者暮年不得今人君考古籍以求賢亦不可得也趙曰出荀勗所上穆天子傳中云天子之馬走千里蓋所謂八駿也今張景順畫

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

梢朔風起

蘇曰漢天馬曲曰尾蕭梢兮朔風起足銀砧兮破層冰雖用古人語而琢句法混然天成

不假翰墨歧逕若非纖綃大手不能到此師道曰蕭梢者搖尾之貌朔風起即北風取其寒馬之良者不怕寒

斯風踏雪毛為綠縹兩耳黃鄭曰縹普沼反青黃色也愈有精神

眼有紫焰雙瞳方洙曰史周穆王得驂耳之駟相馬經

年賦雙瞳夾矯矯一云矯然龍性彥輔曰一云合變化崧高

鏡兩隴協月矯矯矯然龍性彥輔曰一云合變化崧高

詩四牡矯矯顏延卓立天骨森開張修可曰蔡邕作廣

年詩龍性誰能馴卓立天骨森開張侯碑曰英風發於

天骨袁彥伯三國名臣贊曰天骨疎朗言人而公借用耳師曰馬有龍性負天骨合能變化殆非常馬之比開

張壯大之貌甫自喻於良馬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謂己之才非凡俗輩可擬

馬一云考閱清峻洙曰一作老牧神駒閱清峻唐兵志

牧神駒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足又得隋

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西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字景順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既牧令諸牧牧馬四歲遊牝五歲責課一百匹每年課駒六十其二十歲以上不在課限趙曰唐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今公詩所謂太僕張景順乃開元時人舊注便安排作張萬歲自是貞觀時人誤學者多矣今按張說作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其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遂令大奴守天育之力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蘇曰舊本作大奴守天育子瞻題子美天育驃騎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今定猶有石本趙曰大奴王毛仲也毛仲父高麗人坐事沒為官奴守天育則唐兵志云毛仲領內外廐所謂天育乃廐名也

補注

鶴曰按唐志總十二門者為二廐一曰祥麟一曰鳳苑而已其後但增八坊八監無以天育為子瞻

之說謂是毛仲字然既曰大奴不應又曰天育又中着守字為難解當是云守天子所有之馬而已別養

驥子憐神俊

洙曰宋顏延年天馬狀曰降靈驥子九方是選梁元帝答齊國驤馬書曰價匹龍媒

聲齊驥子世說支遁常養數匹馬或言當時四十萬匹道人亦畜馬支遁曰貧道重其神俊耳

馬張公歎其材盡下

洙曰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

外侵牧圉乖散泊乎垂拱潛耗大半開元初補注按毛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

仲本傳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匹馬之蕃盛蓋以毛仲舉職所致其曰四十萬者舉其成數而言

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耳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相詩
卷一

三十四

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驂裹與驂騑驂於皎切

洙曰魯國黃伯仁為龍馬頌曰踰驂裹之體勢逸飛羗

之高蹤兼驂騑之美質逮驂騑之足雙漢書音義驂裹

者神馬也赤喙黑補注希曰南秦錄呂光討西域平上

身與飛羗者同也疏曰龜茲錄三十六門之中入

其國城天驕龍麟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歐陽曰王良

驂裹萬計盈廐善御伯樂善

相馬孟子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返命曰天下之良

工也史伯樂名孫陽嘗過虞阪見駕鹽車馬曰此良馬

也取而試之果然又有驚馬者三日不售伯樂去而眎

之回而眎之明日其價三倍趙曰韓退之有言曰世有

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乃

豈無驂裹驂騑而時無伯樂之謂公因題畫已死之驂

故起末句死即休之意亦猶人抱出

羣之材而不遇知己以死為可嗟矣

白絲行

天寶十
一載

師曰按唐史竇懷貞後娶韋后乳媼王所謂苦
夫人者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又附宗楚客安
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議所斥韋氏敗太平公
主干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作此以譏
之補注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二載作按竇
懷貞開元元年已伏誅公生於先天元
年則當懷貞之死才兩歲去天寶十二載又四
十年何為遽作此詩師古之注不知何所本意
是托懷貞以諷附李林甫楊國忠者然林甫
十一載十一月薨楊國忠是月為右相也

繅絲須長不須白

趙曰須長不須白者以絲為羅與錦
則有五色之為章且以之為舞衣則

須長以足用而已
必白而後受采也

補注

希曰首反羔裘素絲之
義以譏當時失德之士
越羅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三五

蜀錦金粟尺

洙曰禮記夫人纁三盆手魏文帝詔羣臣曰每得蜀錦殊不相似趙曰越羅蜀錦天下

之奇細也金粟尺邊幅尺度之足也尺以金粟飾之富貴家之物也此何遜詩所謂金粟裏搔頭是矣象

牀玉手亂殷紅

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

萬草千花動凝碧

洙曰孟嘗君至

楚獻象床直千金公孫成諫令勿受乃止趙曰言越羅蜀錦積在象床之多玉手擇取之則殷紅之段相亂矣

萬草千花則以言錦上羅上之繁紋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

一作改

裂下鳴機

色相射

食亦切洙曰漢紀童子魏照謂郭泰曰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墨子悲絲謂其可以黑古詩

織為羅錦故曰色相射鮑昭詩綠絲復鳴機美人細意

熨帖平

鄭曰熨紆物切火展帛也

裁縫滅盡針線跡

趙曰此詩句言縫為舞者之衣

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

趙曰鮑昭白紵歌云催絃急管為君

舞此因言舞而言蛺蝶飛者以況落絮遊絲亦有情隨

舞之輕而黃鸝語以況歌之好矣風照日宜一作輕舉洙曰前郊祀志逢興輕舉趙曰此

疑風香汗清塵汚顏色洙

肩吾詩桃紅柳絮白照日復隨風粉一作香汗沾玉色清塵一作輕非是當以清為正古詩空

牀委清一作相許洙曰古詩云新人工織塵也開新合故置何一作許織故人工織素織縑無

一足織素五丈餘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趙曰謂舞衣稍故而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

故不着將於甚處置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懼棄

捐忍羈旅

洙曰郭泰機答傅咸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

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況復以朝飡曷由知我饑師曰今懷貞為韋氏楚客之所汲引雖得爵祿奈公論之所棄忍何故甫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

秋雨歎三首

天寶十三載作

洙曰此詩刺時之暴虐故取詩北風其涼意

補注

鶴曰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六旬不

止帝憂楊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五行志云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又云以苦雨潦罷陳希烈相韋見素此詩當是其年作

雨中百草秋爛死
堦下決明顏色鮮

修可曰本草圖經云決明夏初生苗

七月有花黃白色趙曰百草以秋而多雨則爛死也宜
矣而決明方以鮮明之色黃花翠葉而獨榮以譬君子
在患難之中
而獨立也
著葉滿枝翠羽蓋
樹翠羽之高蓋
開花無

數黃金錢

定功曰神農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間與
石決明同功皆主明目故有決明之號圖經

云夏初生苗根蒂紫色葉似苜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
色其子作穗似青菉豆而銳也彥輔曰此傷特立獨行
之君子不
得時也
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

生空白頭

洙曰莊子魯侯讀書堂上蘇曰邵平
魯堂白頭書生焉敢輕議朝廷事

臨風三

嗅馨香泣

洙曰語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香而泣傷已
之不見用而無救於時也蘇曰陳江總重九

日見菊花采視之久謂席上賓客曰元亮若見必不使
混於猶草中至醉又語客曰三嗅三憶古人使人三泣

衆客慘然師曰百草爛死言虐政害物也決明佳蔬也
食之能決去眼昏以益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諍開其聰
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
用而憔悴其色故云階下決明顏色鮮葉滿枝花無數
不以風雨而搖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凋喪
也涼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國忠之徒擠陷九齡
雖九齡獨立自守恐亦不免禍也故云涼風蕭蕭吹汝
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甫自謂也空白頭為國
家憂故頭白昔王羲之當晉亂終日撫花鬢嗅香鬢感
無言時人不會其意蓋憂晉國之亂故也今甫臨風三
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為
姦人所逐寧不憂思而泣乎

再吟

關風伏雨

洙曰伏一作長一云東風細雨
安石曰伏作仗黃曰伏當作長秋紛紛
趙曰
關珊

之風沉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闌如謝靈運闌暑

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也舊引楚辭光風泛崇

蘭以伏為四海洙曰一八荒同一雲洙曰一作萬里同

三伏非是云萬里去馬來牛不復鞞濁

滄清渭何當分洙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

雨而水漲岸遠所以不鞞馬牛也補注希曰左傳僖四

芻曰潘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年風馬牛不相

及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木頭生耳黍穗黑趙曰唐

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舡入市秋雨甲子木

頭生耳出朝野僉載一本作禾頭非是蓋禾粟無生耳

者木頭生耳則揖是已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

則壞爛矣故農夫無所望也

斛米換衾裯

蘇曰漢末天下大荒米每斛十餘緡京房持一衾於長安中換陳米一斛人皆易子

而補注

鶴曰舊史天寶十三載秋霖雨積六十餘日物價暴貴人多乏食故舉京房之事以明之

相

許寧論兩相直

師曰蘭風謂剪蘭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毒虐之

政四海八荒同一雲言普天皆罹其害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風雨冥晦馬牛不能辨涇渭不能分以譬昏亂之世忠邪賢否混淆無別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下濕雨暘得中故黍稷咸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今苦雨木頭盡生耳黍稷盡黑林甫為宰相不能變調可知古者役民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負戈行役過期不反是以田萊多荒年凶穀踊京師之內一衾一裯纔換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價相當與不相當乎
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正觀中米斗三錢

得無
媿乎

又吟

長安布衣誰比數

鄭曰所矩切說文計也

反鑠衡門守環堵

陳風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注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記儒

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之

室韋玄成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

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

老夫不出長蓬蒿

洙曰莊子庚桑楚篇鑿垣牆而殖蓬蒿左傳昭十六年斬艾蓬蒿藜藿而

共處之江淹詩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趙岐三

輔決錄注曰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無憂走洙曰一作奏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

鄭曰颼颼鵠切風貌正作颼

胡鴈翅濕高飛難

洙曰古詩願為雙鴻鵠奮翅起高飛趙曰鴈本高飛之物以雨多翅濕而

難於高飛亦興物以自況炎

曰庾信喜雨詩鴈濕斷行來秋來未曾見白日

炎曰魏文帝秋

霖賦悲白泥汚后

洙曰一作厚

土何時乾

洙曰宋王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

后土何時兮得乾此詩刺賢者退處而民漸溺於塗炭

也師曰長安京城也唐都長安市深衣也以練布為

之衡門謂橫一木以為楣堵牆也環繞其牆以為守禦

衡門環堵貧者之居也長安繁華之地貴游乘高車駕

馬甫困於布衣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是

以杜門却掃安於貧賤老夫不出長蓬蒿言耆舊之臣

隱遁不出賢路荆棘惟乳臭小子當權見用無能為國

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祿山楊貴妃養為義

子杜詩云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

難如風雨所飄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非樂禍幸

災而何故云走風雨雨聲颼颼惟早寒言寒之來有漸
譬祿山叛謀漸著大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
衣冠陷於胡者不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故
云胡鴈翅濕高飛難當是時玄宗幸蜀駕已出京城人
無知者軍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消息故云秋來未曾
見白日祿山從范陽長驅而來普天之民咸墜塗炭故
云泥汚后土何時乾

歎庭前甘菊花

天寶十三年作

洙曰此詩譏小人補注鶴曰天寶十三載長安
在位賢人失所也

當是獻西
岳賦後

簷

一作
簷

前甘菊移時晚

趙曰菊以移晚而
花遲故為失所爾青藥重陽不

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

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洙曰芣苢詩薄言采之薄言擷之趙曰此詩蓋刺餘子碌碌皆

得貴近言芳菲不謂之才也特細瑣而已言升中堂則貴近之意公之言傷時細碎微瑣者用而出類者廢也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洙曰古詩結根太山阿邁曰南史劉

彥節子侯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移晚謂失其時也盡醉醒者人盡泛菊而醉唯我無菊可泛但醒而已殘花雖開已無況味夫復何益此正與屈原不遇其時而云舉世皆醉唯我獨醒之意同甘菊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擷小人反獲超升登于廟堂之上此與隰桑詩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無異也然賢者所涵養雖大奈何結託不得其

人故至於失所而埋沒乎風霜甫作
此詩觀其辭意含蓄其情可知矣

醉時歌

天寶十載作

魯曰按新唐書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
為協律郎彦輔曰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鶴曰以杜陵野客入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當
是天寶十載獻賦後上封西岳賦降恩澤送有
司叅列選序前疑在天寶十三載春作蓋公
詩云日耀太倉五升米事在十二載之秋也

諸公哀哀登臺

洙曰一作華

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洙曰哀哀言相繼而

登賢不肖無所辨也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四人助教
二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天寶九年置蘇
曰鍾繇諸公皆登臺寺省卿唯伊予尚卑折下僚趙曰
哀哀出王濟云張華說漢史哀哀可聽言其議論不絕

也明皇愛鄭虔之才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處之則為冷官可知彥輔曰北齊王晞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補注希曰文選謝琨詩總轡出臺省廣文館之爛熟耳

為冷卿是亦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甲乙丙丁之次也陸士衡擬古詩甲第椒與蘭又甲第崇高闔虞子陽詩甲第始脩營謂第一宅也晉書傅咸

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此詩傷時多無功而受祿補注

希曰漢高祖詔列侯食邑皆賜大第室注曰甲乙次第故曰第莊子先生不得飽又後漢鄭太有田四百頃而

食不足公以鄭先生有道出義皇蘇曰董遇曰道出義廣文故用此意

潛自謂義先生有文洙曰一過屈宋洙曰一云所談或皇上人也

洙曰一云所談或皇上人也

宋德尊一代常坎軻

洙曰古詩坎軻長苦辛趙曰祖出楚辭七諫云年既過半百兮愁坎

軻而滯留晏曰王逸注云坎軻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

孫瞻民曰昔人為名蓋若畫餅

充饑者也杜言鄭名雖大無益於用師曰酒古人所禁
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晉竹林七賢或為囚飲
或為豕飲大抵賢人不遇則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
故名曰醉時歌哀者哀同也哀哀言哀同無別之甚唐
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
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
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無所甄別使
小人得以袞同而登之是以鄭虔耻與之並進寧甘心
居乎冷宦按唐史玄宗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而以官
冷云者蓋玄宗方窮兵於邊不留心經術其後官廨頗
塌寓次國子監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甲第謂楊貴妃
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為次第國忠之進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妃寵而爵高祿厚處反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素飧蓋謂此也道出義皇陶淵明所謂義皇上人是也屈宋謂屈原宋玉坎軻不得志之貌古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眼前一杯酒生不遇時死留虛名果何益哉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辨非無才也語其得道則未焉今處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也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

洙曰後漢杜陵屬京兆杜預曰

古唐杜氏也老子被褐懷寶陶淵明詩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趙曰公家於杜陵故云又言杜陵有布衣又言杜陵野老也被褐短窄謂貧者衣短褐耳

日糴太倉五升米

蒼舒曰前漢東方朔傳無

令但索長安米史記八書太倉之粟紅腐不可補注鶴食陶淵明曰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補注曰按舊史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困於長安故亦在日糴之數

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

汝

洙曰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孫瞻民曰莊子曰養志者忘形

痛飲真

洙曰一作

直

吾師

彥輔曰世說王孝伯云但嘗得無事痛飲讀離騷可稱名士程演曰莊子許由曰吾師乎吾師

乎師曰甫杜陵人也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孟子云褐夫是也被褐短窄言貧約衣不掩脰日糴言無宿儲也太倉米言陳腐之米其價廉賤者所食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妾故也同襟期言范張雞黍之期鄭老指虔也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得錢即相覓杜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不以妻子掣肘有嫌疑也甫與虔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其相忘如此相忘雖無少長至若虔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屈服也

故曰真吾師也

清夜沉沉動春酌簷

洙曰一作燈

前細雨

燈

洙曰一作簷

花落

宋援曰陸倕贈僚友詩數文永清夜應據書曰酌彼春酒趙曰近乎簷邊之花

也劉邈詩簷花初照月學者多以簷雨之細如花遂以簷花為簷雨之名非也師曰說者謂簷花為脫花非也

杜詩云白花簷外朵或云簷竹如雨瀉暮簷竹補注希則知簷花為簷前之花簷竹為簷前之竹明矣

曹子建詩清夜遊西園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殆是簷邊之花無疑但覺高歌有鬼神

吳肅醉發耳熱浩歌焉知餓死填溝壑洙曰昭十三年春風疑有鬼神所助

太冲詠史詩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汲黯傳臣自以為填溝壑石敏若曰朱買臣妻曰如公等餓死溝中耳

相如有才親滌器

洙曰司馬相如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

壚相如身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洒也器食器也賤役也

子雲識字終

投閣

洙曰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

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

尋甄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至死莽聞之曰雄素不

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雄不知情有詔勿問京師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

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

荒蒼苔

洙曰陶潛為彭澤令是時郡遣督郵至吏白當

束帶見督郵潛乃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將歸田野命篇曰歸去來石

田史記子胥曰猶石田無所用注石田不可耕言此亦

陶潛三逕就

荒之意也

儒術於我何有哉

洙曰莊子帝力

孔丘盜

跖俱塵埃

蘇曰崔祥曰男兒當壯即仕儒術於我焉有

所損哉阮兢曰孔丘盜跖今為塵埃人生不

樂胡為解憂彥輔曰子美之意以謂至聖大惡同歸於盡而已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

相遇且銜盃

趙曰劉伶云銜盃漱醪師曰清夜沉沉言人寂也人寂雨細寧不發動酒興耶高歌

有鬼神言聲幽怨也杜詩云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丈夫不以貧賤死生動其心前輩云莫憂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盃今宵有酒今宵且醉死生一付之天命焉知餓死填溝壑乎觀相如有逸才武帝嘗曰朕恨不與斯人同時尚且貧賤滌器賣漿揚雄善作奇字劉棻常師之及獻符瑞事累及雄雄方校書天祿閣使者來捕雄雄投閣自殺古人不遇類皆如是何獨我輩是以甫勉虔賦歸去來欲其棄官而去也石田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虔雖貧尚有硯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効子雲仕於亂世以速投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恃如孔子號為真儒終以不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為塵埃則

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浮利皆不足慕要之終歸一死生前相遇且以酒同遣適其他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

醉歌行

天寶十
四載作

俯曰甫從姪杜勤落第歸甫作此以別之

補注

鶴曰詩云春光淡蕩秦東亭當是天寶十

四載春在長安作按史十三載秋八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前此十二載秋七月詔天下舉人不得鄉貢須補國子學生然後貢舉

陸機二十作文賦

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云云

汝更少年能綴文

補注

希曰劉歆傳贊綴文之士

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

洙曰詩甫田總角卅今三十國春秋封秀總角知名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趙曰草書以遲為工所謂匆匆不

及草書是也以速為神騁駟作駒已汗血驚鳥舉翮連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

青雲

洙曰汗血事見前驄馬行補衡傳驚鳥累百不如一鶚

詞源

一作賦

倒流三峽

水

洙曰海賦吹噓則百川倒流修可曰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無竭源荆州記曰巴陵楚地有三峽峽程記

曰三峽者即明月峽巫山峽廣濟峽其瞿唐灩澦之類不係三峽之數倒流三峽水謂詞源壯健可以衝激三

峽之水使筆陣獨掃千人軍

修可曰王羲之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刃稍也墨

者鏐甲也硯者城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掃千人軍謂用筆之快利也

補注

希曰法書衛夫

人有筆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

洙曰前漢蕭望之以

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後漢劉淑五府辟不就帝與詣京師不得已而對策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史周

本紀蘇厲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枚乘諫吳王書曰養由基楚之善射者去楊葉百步而發百中暫蹶霜蹄未為失楊葉之大加百步焉可謂善射矣

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

毛質

趙曰上言科舉一日之長擧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難取也而從姪之不中第何哉然會當是時排

擊風霑蓋以其終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唁之且復有譏誚也出鮑明遠書言水族之狀曰浴雨排風汝

身已見唾成珠

洙曰莊子秋水篇蛭謂夔曰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

下者不可勝數蘇曰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唾成珠玉吐氣作虹蜺非碌碌儔比也夢符曰右按後漢趙壹傳

咳唾成珠玉汝伯何由髮如漆俯曰甫謂勤文章矢口已成珠玉它日必貴但恨年老頭

白無由再黑如漆傷春光淡沲秦東亭沲徒可切何曰不及見勤之富貴

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渚蒲牙白水荇青洙曰梁江淹石上菖蒲詩發步

遵汀渚詩參差荇菜釋云荇荇菜也陸機云浮在水上根在水底梁簡文帝晚春詩渚蒲變新節補注

希曰許慎說文云蒲水草也澤陂傳曰蒲草柔滑左傳曰董陂之蒲蒲即楚也爾雅云苦接余郭云叢生水中

葉圓在莖隨水深淺江東食之陸機云白莖葉紫正圓徑寸餘根生水底浮在水上顏氏家訓云是水有之花

黃葉似苗

可為菹 風吹客衣日杲杲

洙曰衛詩伯樹攬離思花

冥冥

蘇曰焦光仲遜共遊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何冥冥花樹攬人離思也洙曰楚辭山鬼雷填填

兮雨

補注

希曰楚辭深林杳以冥冥注云草木茂盛也

酒盡沙頭雙玉瓶衆

賓已醉我獨醒

洙曰屈原曰舉世皆濁惟我獨清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是以見放也

乃知

貧賤別更苦

蘇曰衛宏失意送弟遷嶺外氣塞臆而幾不能言久之曰貧賤中離別更苦

吞

聲躑躑涕泣零

洙曰古詩淚涕零如雨又沉吟聊躑躑行不進貌陸士衡擬古詩沉思鍾萬里

躑躑獨吟歎鮑昭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躑不敢言何曰躑躑行不進貌在鼻曰涕在眼曰淚零落

也吞聲言哽咽聲不能達甫自傷貧賤已無聊賴況加以離別故云更苦

贈衛八處士

天寶九載作

師曰按唐史拾遺甫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今據杜詩贈衛八云昔別君未婚知此詩補注鶴曰師注為公與衛賓而乃贈衛賓也詩云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又云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梁則是春月作而未詳為何年及味詩又非亂離後語若如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長安詩內而於問我來何方明日隔山岳之句不叶按公開元二十四年閒下第遊齊趙時至兗而是年公方二十四歲則衛當愈少宜其未婚今詩云二十四載重上其堂則當在十二三載而公自九載歸奏賦後只在長安歲歲有詩可考意是六載應詔退下後又再至東都以十載行三大禮而九載又歸奏賦故九載有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

帝廟詩中述八載事此詩當是天寶九載作是
年公方四十鬢髮各已蒼宜矣漢禰衡為禰處
士蓋亦隱者之號以有處士星而名又唐有隱
逸衛大經居蒲州衛八亦稱處士或其族子蒲
至華止百四十里或是公在華州時至其
家岳指華岳而言若然則二十載無差矣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見送高書記詩注

今此復何夕共此

燈燭光

洙曰見今夕行注一云共宿此燈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洙曰

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陶淵明歸去來辭寓形宇宙兮復幾時

訪舊半為鬼驚

呼熱中腸

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

處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

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馬知修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注云心熱恐懼也

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趙曰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

忽成行怡然敬父執

直方曰曲禮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問我來何方

問答未及已兒女

一作驅兒

羅酒漿

何曰詩可以挹酒漿蘇曰郭育見戴逵使羅酒

漿兒女夜雨剪春韭

蘇曰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汭人皆效之薛曰右

按南史周顒補注

希曰禮記王制庶人春薦韭

新炊間黃粱

洙曰陶隱居曰

黃粱本出青冀穗大毛長殼米俱麤於白梁食之比他穀最益脾

主稱會面難

洙曰張平子賦

主稱露未晞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一舉累十觴十觴

一作千觴亦

不醉感子故意長

洙曰曹顓達詩舉觴詠露斯蘇曰遠詩詩雄雄孔文舉百觴亦不醉梅曰

李牧曰吳將軍飲數十觴未見有醉容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天寶十載作

彥輔曰杜元注云隴西公即補注鶴曰按隴西漢中王瑀王徵士琅琊王徽補注公瑀至德元年方為漢中王為梁州都督山南西道採訪防禦使此詩當在天寶十三載五行志云天寶十三載苦雨潦詩云仲月來寒風即是其年九月又陸士衡詩淒風起時序苦雨遂成霖久雨人所患苦也漢黃憲姜肱郭林宗晉許詢皆謂徵君即徵士之義也

今秋乃淫雨

洙曰月令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沉陰淫雨蚤降注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往為

霖洪朋曰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楊仲月來寒風羣木水符曰蔡邕行述賦遺淫雨之經時

光下萬家

洙曰一作萬象

雲氣中

洙曰唐中宗二年三月洛城東七里許地色如水側近樹

木往來車馬皆歷歷影見水中經月餘乃滅趙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萬家一作象非是且既言象則上不應

言羣木也舊引中宗時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洙曰詩雅

地色如水事疑誤後學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洙曰詩雅洞酌彼行潦流潦也疏云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趙曰指隴西公王徵士之所居

言為苦雨所隔斯乃

悄悄素澹路迢迢天漢東

洙曰潘岳西征

賦玄灞素澹唐天寶元年命陝郡太守韋堅引澹水開廣運漕悄悄行旅不通貌黃曰詩維天有漢監亦有光天漢銀河也趙曰天漢則中渭橋之所長安志補注希於中渭橋引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補注希

按唐志澹為關內大川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澹水萬年縣在長安城東宮東有廣運漕又蕭何傳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河漢臣瓚曰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

願騰六尺駒

洙曰一作馬

背若孤征鴻

洙曰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

為駮六尺為馬趙曰鴻鵠高飛遠舉之物謂之孤征鴻蓋以其羣飛則意猶詳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矣畫

見公

洙曰一作君

子面

蓋中劃見面目已謂非俗人也超然

懽笑同奮飛既胡越

洙曰詩不能奮飛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趙曰言如胡越之

隔也王粲所謂胡越之異區也舊引胡馬越鳥誤矣

局促傷樊籠

洙曰古詩晨風懷苦心蟋蟀傷

局促莊子澤雉不斲畜乎樊中注樊中所以籠雉也修可曰南史陽休之不樂典選久曰此官實時清華但妨

吾賞真是樊籠矣趙曰漢一飯四五起洙曰周公一飯

景帝云局促如轅下駒洙曰合望弟令每一飯憑軒心力窮洙曰江文通雜詩憑

四五起望西北洙曰子而不可得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

也當旱乾反為苦雨乃陰氣淫沴臣侵君之象故云今

秋乃淫雨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月寒風早來陰

陽不調寒暑舛逆若此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雨施杜

詩云安得誅雲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中萬象皆在雲氣

中言水潦漲溢雲氣凝結以喻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

也九者陽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

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况其遠者乎是宜素澹之路天

漢之東悄悄無行人迢迢相間隔音問阻絕不獲相通

陝西有澹水漢中郡琅琊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瑀與

徹居東時阻於祿山之亂人皆墊溺是以託意於雨潦

而思瑀與徹也公子指瑀與徹劃謂以刀劃開如披雲

霧獲覩青天是也甫欲騰跨馬皆疾若飛鴻劃見二公子面與之同懽笑此述懷思之情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飛奈胡越相去之遠何不免局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藩籬也時兵革遍天下動則拘礙無所適往真若局促樊籠之中是以寢食不遑安處一飯之間四五起問消息以至憑軒檻心力窮盡蓋傷罹亂之世人無所安居有如此

嘉蔬沒溷濁

洙曰

也是詩之寄豈直為苦雨而作乎

純江賦挺自然之嘉蔬宋玉風賦駭溷濁揚腐餘時菊屈平卜居云俗溷濁而不清十朋曰記稻曰嘉蔬

碎榛叢

洙曰嘉蔬時菊刺賢者為羣小所掩翳也潘安仁詩時菊耀巖阿蘇曰符朗曰甘菊碎雜榛叢

蕙蘭同委蒿艾

鷹隼亦屈猛

洙曰張華鷟鷯賦蒼鷹鷙而受紕屈猛志以服養嫉尸祿也

鳥

為何所蒙式瞻北鄰居

蘇曰王雋曰瞻彼北鄰吹笙食魚

取適南巷翁

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師曰嘉蔬所以養人菊當秋
其時也濁濁塗泥也蔬與菊皆喻賢人君子當祿山之
亂小人得時賢人君子失所故有沒溺濁碎榛叢之譬
鷹隼當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
今乃屈猛蓋言諸將敗衄是以祿山得以長驅烏鵲小
民之比也官兵既敗小民為賊焚虜何所蒙其福耶蓋
言民無所恃故曰烏鵲何所蒙雨潦阻礙所向不通式
瞻者止於北鄰所適者止於南巷其局促如此以喻諸
郡陷於賊土地迫蹙動無所往是以杜甫嘗有偏仄行
蓋亦如此意也當是時賢人惟隱於漁釣可以保身故
曰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掛席即掛帆也漁釣之樂
鳥有終窮仕於亂世誠所憂耳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天寶前十載作

洙曰時高適薛璩先有作李肇國史補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貞觀中劉太真侍郎試慈恩寺望杏園花詩兩京雜記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東之第一街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為丈德皇后所立故以慈恩為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匣浮圖前東街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序及高宗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褚遂良書立於弘福寺及此寺補注鶴曰玄奘自西域歸始於寺西建塔其後顏延之至長安中更造嘗觀鴈塔題名有公題字云杜甫李雄李謨年月在上第二層而第二層年月已湮沒不可考謂之同諸公則非止二李當又別是一時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不知何據應在祿山陷京師之前十載奏

賦之後高注以末句指偽署官而云非李適傳
云自中宗時天子秋登慈恩浮圖宰相學士得
從者獻菊花酒蓋以秋來而中睿宗已晏
駕所以有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之句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

趙曰以言其高也烈補注希

蜀都賦陽鳥回翼乎高標

潘安仁詩烈烈夕風厲
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洙曰

王仲宣登樓賦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兔爰
詩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陸士衡詩感物百憂集師曰甫
登此塔俯視兵火之後景物蕭條寧無
憂傷乎惟曠達之士對此能遣適耳

方知象教力

洙曰

突厥寺碑四天之下聞諸象教王筠樓頭陀寺碑正法
既沒象教凌夷注謂為形象以教人趙曰言巍樓高觀
世間無有惟託之足一作
象教而後可營焉立
可追冥搜

洙曰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

篤信通神者何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鄭曰撐抽庚切邪柱也此

塔磴道屈曲公有龍蛇窟之句宜矣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為出枝撐幽矣七星在

北戶一云北河漢聲西流洙曰魏文帝雜詩天漢曰西流趙曰言其高也吳都賦門北戶

以向日於塔言戶則法華經云佛以右指開寶塔戶也河漢天河也黃曰廣雅云天河謂之天漢亦曰河漢以

其在西若聞義和鞭白日洙曰晉傳玄日昇歌義和初攬轡六龍並騰驤廣雅曰義

和日御也趙曰淮南子云日馭曰義和故於白日方可以言鞭之少昊行清秋洙曰月令孟秋

之月其帝少皞注少皞金天氏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

求趙曰皆言補注鶴曰慈恩寺在長安南對玉按霧簷諸峯東枕曲江北與丹鳳凰門端若

引絕塔高三百尺則泰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為關西大川而韋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門置漕於西市此不可求者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故下句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宣和間少陵與樊察序應塔題名亦云杜詩所謂秦山忽破

碎

涇渭不可求蓋言其高遠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

州

洙曰謝玄暉詩春色滿皇州敏功曰潘岳西征賦化一氣而甄三才天子之都曰皇州

迴首叫

虞舜蒼梧雲正愁

洙曰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川其中

也惜哉瑤池飲

洙曰鮑明遠舞鶴賦朝戲乎芝田夕飲

瑤池

日晏崑崙丘

洙曰穆天子傳天子遂宿于崑崙之

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紀年曰周穆王西征至崑崙丘見西王母止之葛仙翁云崑崙一曰玄圃一曰積石瑤

房一曰閨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之處也趙曰此暗紀慈恩寺之事也南望而遠想蒼梧則記虞舜而思高宗之晏駕西望而遠想瑤池則記西王母而思文德皇后之不留也黃鵠去不息

哀鳴何所投

洙曰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

啄君稻粟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

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

謀

洙曰禹貢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未知

稻梁鴈何補注

希曰鴻鴈事多用稻梁本出戰國策又以報君恩補注劉孝標廣絕交論分鴈鷺之稻梁庾信

詠鴈詩亦云稻梁俱可忘此特畧舉一二耳

示從孫濟

天寶十載作

彥輔曰此詩譏風俗衰補注鶴曰以權門多薄雖同姓不能無疑也諸

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則濟所居在長安當是天寶十三載宰相世系表濟字應物終給事中

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

師曰驢賤者所跨

補注

希曰用公孫未知

一作適

誰門權門多樽沓

洙曰詩十月樽沓背憎職競由人樽沓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矣趙曰

前漢息夫躬交遊貴戚超走權門

且復尋諸孫

師曰權門乃權貴之門詩云樽沓背憎謂樽沓

沓沓面前則附耳而語背後則相譏議嫌權門多樽沓是以尋同姓也

諸孫貧無事宅舍

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

洙曰衛詩伯兮

焉得謾草言樹之背注謾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疏堂者房堂所居之地揔謂之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半以

南為南堂竹枝霜不著

洙曰一作翻左傳其生不著

淘米少汲水汲多井

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

洙曰鮑明遠樂府腰鐮刈葵藿古詩採葵莫傷

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趙曰族之有宗猶水之有源葵之有根也水有源勿渾之而已葵有

根勿傷之而已族有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

敏修曰阿翁甫

宗則亦勿疎之而已自稱兒指濟行步奔言其強健所來一作

求

為宗族亦不

為盤飧

洙曰左傳僖二十二年晉公子及曹僖負羈之妻饋盤飧寘壁蘇曰張昭見顧陸曰吾也來為

道義非因盤飧小人利口實

洙曰願自補注

鶴曰漢官儀口薄實膳羞之事也

俗難具論

蘇曰劉章曰薄俗好利炎涼逐勢難可與論歲寒高曰楊殿兵戈之後禮義缺壞士行凋

敝雖有數子知書皆污薄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洙曰

俗氣味難可與論典刑事鮑明遠詩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趙曰此亦曹子建詩有親親義在敦之義

九日寄岑參

天寶十三載作

彦輔曰此詩言君為姦邪所蔽而賢人幽憂補注鶴曰詩中言雨傷稼當是天寶十三

載作姦邪指楊國忠輩也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

洙曰一作浩浩詩北流活活謝

靈運詩活活夕流駛趙曰活活雖云思君令人瘦洙曰水流聲而泥水深多則行為有聲也古詩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又
詩思君令人老軒車又何遲
沉吟坐秋一作西軒飯一作飲

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
蘇曰王述子在荆楚道路阻長歲云

暮矣難為相就趙曰此所以懷岑生也岑應在
曲江頭猶寸步耳而以雨泥故難於相就也
吁嗟乎

蒼生稼穡不可救
蘇曰楚深秋潦淫霈民有憂色稼穡不可救饑歲何以支持蒼蒼者意如

之何趙曰舊本作呼任昌叔本作乎極是蓋詩云吁嗟
乎騶虞取此三字用也尚書海隅蒼生注言蒼蒼然之

生草木也閔草木而嘆之以為
苦雨稼穡已損為不可救也
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

漏洩曰雲師名屏翳廣雅云雲師為之豐隆蘇曰久雨
不止郭泰機曰憑誰三尺刃誅雲師掃除陰氣師曰

列子湯問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趙補注鶴曰開
曰蜀有地名漏天古詩地近漏天終歲雨補注鶴曰開

霍山南岳山有雨師雲師注雲師如蚕長六寸似兔雨師似蛹長七八寸似蛭雨雲之時出在石上又戎州宜賓縣有大梨小梨二山石暮雲霧四時霖霖俗謂之小漏天大漏天寰宇記嵩州亦有漏天

大明韜

日月

趙曰晝夜皆雨而日不見乎曠野號禽獸趙曰惟晝月不見乎夜皆無明矣

曠野號禽獸趙曰惟

注則禽獸無所以安其飛走故哀號於曠野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趙曰

淫於上泥汨於下君子雖有車馬亦強逶迤而己小人艱於行李之往來故困馳驟維南有崇山

洙曰詩節恐一作與川浸溜趙曰前漢書有云泰山之彼南山恐與川浸溜趙曰可以穿石句之意則憂

君子之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洙曰陶淵明雜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饒曰簡文帝九日詩是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洙節協陽數言紛披者暗使

謝惠連雪賦酌相吳之醇酎西京雜記漢制宗廟八月
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
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醇酎晉侯鄆酒
賦醇酎秋發鄭曰酎直救切醇酒也采采黃金花何由
滿衣袖洙曰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又終朝采藍不盈
一襜言心有所憂而不在所采也岑生何由而
免憂乎趙曰以不見岑生意緒無聊采之不能多也師
曰詩人主文而譎諫觀甫此詩多託意於苦雨不直斥
當時事以意逆志斯得之矣

乾
聖
寶
曆
二年
八月
丁未
朔
庚子
日
次
定
日
車
全
書

補注杜詩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補注杜詩卷二

臣 永瑤 恭 校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陳 木

謄錄監生臣應斯 泰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卷二

宋 黃希 原本

黃鶴 補注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至德二載作

洙曰孔巢父冀州人字弱翁早勤文史少與韓
準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時號竹溪六
逸永王璘起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
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後為潭州刺史湖
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遷給事中御史
大夫興元元年使李懷光於河中巢父遇害
補注 鶴曰舊注以為竊永王必敗而不受其辟
乃謝病潛遁則當在至德二載然是時李

白因永王流夜郎矣不應末云南尋禹穴見李
白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雖白傳云天寶初
客遊會稽又當在十三載及非巢父不受辟之
時當是巢父至德二載逃還彭澤時作其曰南
尋禹穴云者非曰白在禹穴殆謂巢父
去尋禹穴若見李白則道公問訊也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

洙曰不肯住謂謝
病歸江東也莊子

鴻濛拊髀爵雖掉頭曰吾弗知
也趙曰掉頭者於事不可之狀

補注

希曰淵明詩彭祖
愛永年掉頭不可

住鶴曰公嘗作雜述以為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
者聰明深察辨博閑大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飽飯喫又
云巢父執雌守常吾無所贈若矣使其不能守常且有
飽飯之望則應為永王所留不復入海故以富貴為草
頭之詩卷長留天地間

露

蘇曰吳璿投劉楨詩楨曰學海
深淵非璿敢量將此卷長留天

地間後知音者賞之釣竿欲拂珊瑚樹洙曰一云三株樹西都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

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然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大秦國事以其在海底故以拂言之也言巢父歸江東之後遂乃入海有此興也深山

大澤龍蛇遠洙曰襄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春寒野陰風景暮洙曰一云花繁蓬草青春日暮

萊織女回雲車彥輔曰蓬萊三山名小雅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陶隱居真誥朱闕內真以雲車

虛轅指點虛無引歸路定功曰曹子建虛無求列仙彥輔曰相如大人賦乘虛無而上

假自是君身有仙骨蘇曰栖霞老人見孫登曰君非世俗人身有神仙玉骨彥輔曰神仙

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

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

洙曰一云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

古詩薤上朝露何易晞彥輔曰李嶠詩曰富貴榮華能
幾時陸機歎逝賦曰草無朝而遺露李善曰露之在草
無一朝而有餘喻人之居世無一朝而能故蘇武傳曰
人生如朝露師曰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
父欲尋之問學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游江東故云
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
者可入藥為上生海底巢父善屬文吟詩今游江東以
漁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地相為長久而已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棄絕房色故
云龍蛇遠風景暮為晚春執別之時巢父此行蓬萊仙
人與織女各回轉雲車以迎之必將指點於神仙之境

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草頭露言不
久日出即乾巢父輕視富貴譬如草頭露也
蔡侯靜者

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洙曰陸士衡擬古閑夜命惟友置酒迎風館除階除也彦

輔曰魏文帝詩清夜延賓客

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

彦

曰空中書未詳或曰蓋鴈書耳

南尋禹穴見李白

洙曰一云若逢李白騎鯨魚史自序司馬

遷南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馬上有孔穴或云禹入此穴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史記曰太史公登會稽探禹穴白時道甫問信今何如洙

在會稽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

道甫問信今何如

洙

一本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書卷長攜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擬把杖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龍蛇遠花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

今何如師曰靜乃蔡侯名謂慙意有餘也空中書謂鴈
傳書罷琴惆悵蓋惜別也因謂巢父此別幾年得有書
相達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補注希曰法華經問
道甫問其安否此致意之辭也

二字本

禮記

飲中八仙歌

天寶年
間作

修可曰蔡條云船字眠字天字前字各再押前
字凡三押於古未見其體嘗質之叔父元度云
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異亦周詩
分章之意也師曰詩家多為此歌重疊用韻天
字二眠字二前字三以贈八人析為八章故不
為病如李商隱作九日詩云正是龍山落帽時
又云乞漿問路知何時既曰丹楓墮葉紛墮飛
又曰歸心自遶霜鴻飛豈謂贈八人耶殊不知

李杜之作蓋有所本詩祖於風雅頌如著詩云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英乎
而疊韻之法補注鶴曰蔡興宗年譜云天寶五
起于此耳載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

載按史汝陽王天寶九載已薨賀知章天寶
三載李適之天寶五載蘇晉開元二十二年並
已死此詩當是天寶間追舊事而賦之未詳何
年蓋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與知章李適之
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
仙人公所以有此作也白以寶應元年卒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洙曰唐文苑傳賀知章會稽永興人

少以文詞知名陸象先薦為太常博士性放曠善譔笑
當時賢達皆傾慕之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矩自號四
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天寶三載因病上疏
請為道士求還鄉上許之蘇曰阮咸醉騎馬敬傾人皆

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王祥醉憑肩
輿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
亦不醒耶趙曰眼花出吳均詩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
花師曰賀知章善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
到用文杜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
白鳬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鶴又為老翁則似
白鳬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曰眼花落井水
底眠者謂醉卧舟中任其泛泛所之豈非水底眠乎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汝陽三斗始朝天蘇曰北齊王詢
好飲帝一日召
以辭害志蓋謂是也

詢詢曰待此三斗盡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
方去見帝帝間笑之

泉

洙曰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璣詩又
贈特進汝陽王詩應劭漢官儀曰酒泉城下有泉味

如酒故曰酒泉蘇曰郭弘漢帝甚寵顧一日見帝帝曰
欲封卿郡邑何地好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

外帝笑果封酒泉郡王趙曰汝陽王李璣也言恨不移封酒泉見麴車而口流涎戲其好飲之急嘗操對叔父詐作中風狀口流涎沫師曰朝天言朝天子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璣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璣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麴車載麴車也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左相曰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

洙曰唐書李適

味甘如酒之傳一名昌常山王承乾之孫也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盡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後為李林甫陰中罷知政事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晉何曾性奢豪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筋處師曰左相李適之也唐百官志有左右僕射玄宗時改為左右丞相唐酒價賤每斗三百酒一石直錢三千然左相日費萬錢以斗石當其錢數而通計之則飲酒凡三石三斗有餘其

視劉伶輩一飲一石五斗解醒更高出其右補注按希曰

矣觀其雄飲若此豈非鯨吸百川之比乎

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今公云日興費萬錢豈是專為醉己之資蓋餉客之用俱出於此若師之說謂

唐酒價每斗三百以其錢數計之則適之日飲三石三斗有餘既無此理又恐賓客之奉茂有矣

樂聖稱世賢師曰酒有清有濁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樂聖言樂聖人也余曰邵氏聞見錄云

子美此句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李適之有直聲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議

論數不同自免去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子美正用適之詩語也**宗之瀟灑美少年**

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洙曰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

陵與白詩酒唱和晉阮籍傳能為青白眼阮籍詩朝為美少年江淹詩風吹玉階樹謝玄曰譬如芝蘭玉樹欲

使其生於庭階耳師曰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賢士青
其眼見庸士白其眼望青天言以酒笑傲青天也視造
化如小兒耳皎如玉樹也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
言姿質潔白美丈夫也

逃禪

洙曰蘇晉頽之子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藁定
修可曰晉頽之子也逃禪言逃去而禪坐耳此東

坡所謂蒲褐禪同夜禪者也以晉好佛故云爾師曰蘇
晉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嘗
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之者故甫有長齋繡
佛前逃

禪之句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

不上船

蘇曰船方言曰所謂襟紐是已夢符曰右按關
中呼衣襟為船詩曰何以舟之舟亦船也其來

尚矣定功曰唐范傳正作白墓碑曰元宗泛白蓮池召
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蜀人謂衣領

為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洙曰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
酣歌縱酒天寶初與道士吳筠

妄也

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與飲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
造樂府新詞丞召白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水

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賀知章曰此
天上謫仙人也師曰不上船不即時上船以其醉也帝

嘗宴白蓮池忽欲有所賦遣人召李白使者遍長安市
上求索之已見白醉卧於酒家矣及至帝所醉不能登

舟帝命力士扶上船故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杜贈李白
曰龍舟移棹晚蓋謂此爾或以蜀人衫襟為船蜀方言

並無此說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

雲煙

洙曰張旭善草書而好酒飲後豪呼狂走索筆變
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顛後漢張奐長子芝

伯英尤好草書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
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趙曰漢張芝善

草書號草聖故以此之號旭為張顛故有脫帽露頂之句師曰聖賢或露頂飲酒號為四飲張旭善草書每飲大醉以頭濡墨就壁書及醒自以為神故有脫帽露頂之句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洙曰按新唐書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故不修與焦遂等為酒八仙師曰唐史拾遺云遂與李白號為酒八仙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結如注射時目為酒吃

曲江三章章五句

至德元載作

彥輔曰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譜其畧曰進士既捷大譙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開試後亦謂之開宴天寶元年勅以太子太師蕭嵩私廟逼近曲江因上表請移他處勅二將士補注鶴曰以曲江蕭條秋氣高當為嵩營造是至德元載陷賊中時若曰

乾元元年則六月
已出為華州掾矣

曲江蕭條秋氣高

洙曰謝玄暉觀朝雨詩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蘇曰顏延年曰秋高氣

爽倍增蕭索修可曰出宋玉象補注鶴曰寰宇記曲江蕭條班固原野蕭條之義

補注

池漢武帝所造名

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韋述記云漢為樂遊苑於曲江池乃世祖以校文之所又一說唐明皇封張九齡於此故號曰張曲江後以秀士每年登科第賜宴於此蓋不忘校文章之義楚辭遠遊山蕭條而無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

洙曰傳二十年傳宋公

曰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洙曰補衡賦哀鴻感類劉安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趙曰方高秋之時非特菱荷枯折而已水既瘦涸石與

沙亦蕩潔而出鴻鵠失羣哀鳴而相求皆可感之事也
師曰按西京雜記武帝於曲江頭大營亭館以為宴賞
之地號為勝絕玄宗時勅移太子太師蕭嵩廟於別所
以敬其臺館憲宗時每宴進士必於曲江亭當時曲江
風景盛傳天下祿山之亂焚蕪殆盡況秋氣蕭條菱荷
枯折轉令人慘傷甫覽此風物已非昔日之盛復自傷
年老兄弟間隔豈非
秦離閔宗周之比乎

再吟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

洙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鄭曰選羅

千乘於林莽

比屋豪華固難數

洙曰堯舜之世比屋可封

吾人甘作心似

灰

洙曰莊子南郭子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弟姪何傷淚如雨

趙曰公灰心久矣弟姪不

必傷此而下淚也定功曰甫謂老年已灰少游之心雖
屏跡寂寞無所憾恨但傷弟姪隔別是以涕淚如雨

又吟

自斷此生休問天

修可曰楚辭天問篇其序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

可問故曰

杜曲幸有桑麻田

洙曰杜曲在長安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

蘇曰第五倫曰吾杜曲有田種麻藝桑足免飢凍

故將移住南山邊

洙曰竇嬰傳屏居藍

田南山下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洙曰前漢李廣屏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之趙曰欲移住南山則南山之景致足樂也匹馬射虎使李廣事廣正居藍田南山中此詩人因意使

也事

麗人行

天寶十
三載作

曹子建洛神賦云覩一麗人於巖之畔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梁簡文帝箏賦命麗人於玉席

補注

鶴曰天寶十二載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鄭居第往來無期或並轡入朝不施障幕道

路為之掩目冬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於是作麗人行梁樞道編在十四載末句云丞相者謂楊國忠按史與通鑑十一載李林甫死而國忠以十一月庚申為左相當是十三載作

三月三日天氣新

趙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題唐開元中都人遊賞於曲

江莫盛於中和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王右軍蘭亭曲水序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此亦天氣清之謂秦曰詩云方秉蘭兮則知禊遊之事已起於昭王之前

長安水邊多麗人

鄭曰

長安古雍州地漢始都此梅曰鮑昭蕪城賦曰東都妙姬南國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

蘇曰

太一仙妃態濃意遠肌理細膩骨肉勻

定功曰宋玉九辨有靡顏膩理

東京賦有曄羅衣裳照暮春

洙曰曄一作畫古詩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之禊

元巳之辰男女盛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

葉垂鬢脣

洙曰微一作爲句一作句

身後何所見珠壓腰極穩稱身

杜曰廣韻曰句彩婦人髻飾花也句音眷爾雅曰極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一本句作句被作被非也

就

中雲幕椒房親

洙曰班固西都賦云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

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又以椒塗宮室亦取其溫暖辟除惡氣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侯樹

謂梁冀曰將軍以椒房之重西都賦成帝設雲幄雲幕於甘泉殿世謂三雲殿曹子建美女篇頭上金雀釵腰

佩翠琅玕此指言補注鶴曰車千秋傳亦云未央椒房貴妃兄弟驕盛

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楊國忠嘗謂客曰吾本家賜寒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不若且極樂

名大國號與秦

洙曰唐后妃傳玄宗楊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

大姨封號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出入宮掖勢傾天下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費

紫駝之峯出

翠釜

洙曰峯一作珍漢書大月氏本行國出一封橐駝注脊上有一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為幫音峯

匈奴傳師古注索馳言能負橐囊而馱物

水精之盤行

素鱗

蘇曰漢獻帝水精盤盛鮮膾賜近臣

犀筋厭飫久未下

洙曰晉何曾日食萬錢猶

云無下筋處

鸞刀縷切空紛綸

洙曰空一作坐信南山詩執其鸞刀以啟其毛注鸞刀刀

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潘安仁西征賦饗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刀落俎

黃門飛鞚不動

塵

洙曰前漢西域傳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凡號黃門以其給事於黃闈之內秦漢皆有黃門

侍郎按外傳號國出入皆乘駿馬使小黃門為補注希御薛曰右按文選鮑明遠擬古詩飛鞚越平陸

漢百官表師古曰日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

御厨絲絡

洙曰一作絡繹

八珍

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用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指珍漬熬肝膋也又食醫掌八珍之齊鮑明

遠詩八珍盈彫組薛曰右按尚膳貴嚴故以絲絡簫鼓護衛之絲絡如綺疏也子美稱此以見寵予之隆簫鼓

哀吟感鬼神

洙曰鼓一作管漢武秋風辭簫鼓鳴兮賓發棹歌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從雜還實要津

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輿論徐動賓從無聲劉向傳雜還衆賓古詩曰先據要

津路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

下馬入錦茵

洙曰鮑明遠詠史詩

賓御紛馳沓鞍馬光照地趙曰當軒下馬言其氣勢洋洋旁若無人也師曰錦茵謂地鋪錦褥也楊花

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

洙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

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自栖息於此山也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坐中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項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夾侍王母旁趙曰青鳥應如鸚鵡之類養馴熟飛

銜紅巾此止借西王母以青鳥為使名之紅巾蓋婦人之飾

炙手可熱勢

洙曰一作正一絕

倫慎莫近前丞相嗔

洙曰勢一作世近一作向元載時委左右四人用事權傾中外人為

之語曰炙手可熱卓李鄭薛言勢焰燠灼可以炙手也按新唐書楊貴妃專房兄錡錡國忠最見寵遇三姊皆美劬封韓號秦三國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雖公主亦不敢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勅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時國忠代李林甫為相領四十餘使威氣驕愎百僚莫敢相可否官屬悉苛督剝相其心文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修可曰唐史道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氏熱可炙手人咸畏之趙曰炙手可熱言勢焰燠灼也傷注引元載事在杜公之後非是丞相嗔指言國忠而終篇直指丞相之薰灼則公之不畏彊禦可見矣師曰甫有炙手可熱慎莫見嗔於丞相之句所以戒當世之士大夫無為讖切

其黨以取禍害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
刺貴妃之黨徒以豔麗之色寵貴乎
羊上丘壠當時
近前面發紅
補注希曰古樂府今日牛

樂遊園歌

天寶年間作

彥輔曰晦日賀蘭補注鶴曰唐志德宗時李泌
楊長史建醉中作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
為中和節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即是
前此以正月晦日為節梁權道編在十四載詳
味詩句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等
語皆未經祿山之亂前所作

樂遊古園萃森爽

洙曰西京記曰樂遊園漢宣帝所立
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

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戲就此
被袂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虹彩映日馨香滿路朝

士詞人賦詩日傳於京師補注希曰唐史太平公主傳云始作鄴池樂遊原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

都人歲被棋其地煙綿碧草萋萋長洙曰謝靈運詩萋萋春草繁江淹別賦春草碧色

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洙曰文選王粲家本秦川周王集闢

山篇遙遙秦川水千里長如帶補注鶴曰三秦記長安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

為秦川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洙曰魏文帝有芙蓉池作在鄴都西園芙蓉園在城南曲池坊臨水亭進芳門外即樂遊園也玄宗

紀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王莽傳乃西波水之北郎池之南師古曰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

林中趙曰長生木瓢則木瓢脩長而生者蓋用之以酌則始為真率也白日雷霆夾城仗

洙曰夾補注鶴曰夾字不當作甲蓋開元閭闔晴開詵當作甲補注二十年嘗築夾城入芙蓉園

蕩蕩

洙曰曹植平陸東行日閭闔蕩蕩注閭闔天門蕩蕩

天體堅清之狀曲江翠幕排銀榜

洙曰潘安仁籍田賦翠幕點以雲布陳張正見詩即此神

仙內銀榜映仙宮沈炯林屋館記崑山平園銀榜相暉蓬閣山宮金臺幄起蘇曰姚萇張翠帟繡簾掛金篆銀榜拂水低迴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夢符曰右按曹植言華閣緣雲

此稱歌聲清切耳列子云薛譚學謳於秦青辭歸秦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西京雜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趙却日後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征

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補

注

希曰南史鬱林王記齊高帝笑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

百罰深盃亦

不辭

洙曰罰一作刺蘇曰桑父在江總席上曰推夾盃百罰吾亦不辭

聖朝已知賤士

醜

洙曰揚子曰秦之士也賤陸機云玄冕無醜士

一物自荷皇天慈

洙曰江淹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又天羣物之祖

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洙曰庾信

詩蒼茫雲靄愁梁朱异田飲引值寒野之蒼茫梁元帝詩秋氣蒼茫結五津趙曰蒼茫荒寂貌

漢陂行

天寶十載作

趙曰漢音美士大夫非西人者多讀為于亮切乃蕩漾之漾遂使嚮書一本直作漾陂行深誤學者按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補注鶴曰陂在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之

補注

京兆鄠縣

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為名以岑參攜我來遊之
句當是公未薦充近侍前作又以復篇云身退

宣待官乃十三
載未授官時作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

師曰楊雄言司馬
遷好奇蓋遷之性

好周游天下今岑參兄弟攜我補注

鶴曰參至德二載
試大理評事攝監

來游漢陂豈非若遷之好奇也
察御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遠議
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充近侍

天地黯慘忽異色

洙曰王粲登樓賦
天慘慘而無色

波濤萬頃堆琉璃

洙曰西域傳罽賓
出琉璃師古曰魏

畧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
蓋自然之物也蘇曰王筠詩曰扁舟泛西池衝波碧琉

璃琉璃汗漫泛舟入

洙曰張平子賦布護汗漫
梁簡文詩池水淨琉璃

事殊興

欽定四庫全書



補注杜詩

十四

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

蘇曰徐陵江行鯨鯢湧波鼉蛟作浪鄭曰鼉徒何切

說文曰水蟲似蜥蜴而長大

惡風白浪何嗟及

洙曰詩中谷有蕓吸其泣矣何嗟及矣

主人錦帆相為開

洙曰隋煬帝以錦為帆修可曰陳陰鏗詩曰平湖錦帆張舟子喜

甚無氛埃

洙曰詩招招舟子郭璞江賦舟子於夜靜滅氛埃鳧鷖散

亂棹謳發

洙曰班固西都賦鳥則鳧鷖鴈鵠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又稚女謳鼓

吹震漢武秋風辭

補注

希曰詩有鳧鷖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伯鳥鴈沈氏曰郭璞曰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機疏云小如鴨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鳧鳧屬倉頡解詁云

鷖鴈也一絲管啁啾空翠來

趙曰啁作包切說文啁啾也楚辭曰鵲難啁啾而悲

鳴空翠來則暗矣
故絲管乾而啁啾
沈竿續蔓深莫測
菱葉荷花靜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

洙曰詩蒹葭宛在水中央揚子渤澥之島蘇曰按說文東海之別有渤澥

故東與海共稱渤海

補注

希曰子虛賦浮渤澥師古曰海別支也

下歸無極終南黑

補注

希曰終南山在長安毛萇云周之名山終南也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

窈沖融間

洙曰木玄虛海賦沖融汎濫

船舷暝戛雲際寺

洙曰宋謝靈運詩暝

還雲際宿郭璞江賦詠採菱以扣舷舷脣也

水面月出藍田關

趙曰雲際山名在鄠縣東

南有大走寺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船舷之戛可聞於雲際之寺月出之所可想其當於藍田關皆以陂之廣

大然也

此時驪龍亦吐珠

洙曰莊子列禦寇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

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馮夷擊鼓羣龍趨洙曰謝惠連雪賦馮夷剖蚌列明珠注馮夷河伯也

曹子建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大人賦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釋丈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

首人也服八石得補注鶴曰海賦水夷俯浪以傲睨注水仙是為河伯水夷水仙人也一本作冰郭璞

云冰夷馮夷也人面而承龍齊地記湘妃漢女出歌舞洙曰曹子建神女賦徙南湘之二妃

攜漢濱之游女鄭曰舜二妃堯女娥皇女英以舜南巡不反自沈湘而死漢女即漢上游女也金支翠

旗光有無洙曰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庶旒翠旌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金為支其首數

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師古曰瓚說是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梁元帝檄文建翠鳳之旗北齊祖孝徵詩翠旗

臨寒道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洙曰漢郊祀歌靈之車結

玄雲靈之來先以雨又東風飄兮神靈
雨趙曰舊注引靈之車來冗而非是
少壯幾時奈老

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洙曰漢武秋風辭散樂極少哀情
多少壯幾時奈老何朋曰君子遇

憂則憂遇樂則樂俯仰屈伸任運而已詩家體格其抑
揚頓挫大槩若此首叙罷作鯨吞之可憂中叙鳬驚菱
荷與夫湘妃漢女之樂末嘆哀樂相半故曰向
來哀樂何其多凡遣辭命意常以此為法也

漢陂西南臺

天寶十
三載作

補注

鶴曰同
上年作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

朋曰六月此臺獨
冷以水氣逼人也

蒹葭離披

去

趙曰詩蒹葭蒼蒼其
物則陂岸有之矣

補注

鶴曰蒹葭之未秀葭華之
未秀蒹葭至于秋成然後

謂之荏葦已上見爾雅

天水相與永

洙曰謝靈運詩空水共澄鮮

懷新目似擊

洙曰謝靈運詩懷新道轉迴又莊子目擊而道存

接要心已領

要一作惡鄭曰要於消切仿

像織鮫人

洙曰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珠海賦仿像其色又其根

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空蒙辨魚艇

洙曰廣雅曰船二百斛以下曰艇趙曰空蒙出謝玄暉朝

雨詩空濛如薄霧言若無而空若有而濛也蒙即濛字

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

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終南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潘岳關中記曰其山一名中南言在

天之中都之南毛詩亦云

齒萃增光輝

洙曰一作陰西都賦巖峻齒萃鄭曰齒自秋切山峻貌

乘凌惜俄頃

洙曰謝靈運詩恒充俄頃用

勞生愧嚴鄭

洙曰嚴陵鄭子真也嵇叔

夜幽憤詩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蘇曰嵇中散曰勞生蹤跡甚愧嚴陵鄭子真耶修可曰嚴陵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鄭子真不屈其外物慕張邠洙曰張良邠原也謝靈運詩偶與張邠合

趙曰張良貴極願棄人間事邠曼容免官養志自修世復輕驂騑吾甘雜鼃鼃趙曰

重嘆世不我知而輕驂騑之駿則欲隱居於陂上焉倪曰范蠡曰吾先君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渚公詩

句之意補注鶴曰穆天子傳用八駿之乘以飲于枝詩謂此之中積石之南河天子之駿赤驥盜驪白

義渠黃驂騑綠耳爾雅在水者鼃陶注本草云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形甚壯即此鼃也陶又云一種小形

善鳴喚名為鼃者即郭云青蛙者也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洙曰適身一作足

退豈待官洙曰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老來苦便靜趙曰蓋言身欲求退

不必待於為官之後舊注引謝病不待年混亂之矣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況資菱芡足鄭曰芡巨險切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葭青徐

淮泗謂之芡補注

希曰爾雅釋曰說文云葭楚曰芡秦曰蘇若

庶結茅茨迴

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趙曰范蠡乘扁舟泛五湖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天寶十四載作

補注

鶴曰按唐史蘇源明以太子掄德出為東平太守時濟陽太守李陵請增領二縣詔

河南採訪使與五太守議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云天寶十三載廢召源明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推考功郎則為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今詩題云蘇司業當

是十四載作師注謂虔受偽署
竄歸免官時源明給餉之非

廣文到官舍

洙曰廣文見一
卷醉時歌注

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

趙曰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
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纓羅

頗遭官長罵才名三

十年坐客寒無羶

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澹如也
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年

坐客寒無羶則知
公之作真詩史矣

補注

希曰吳隱之為度支尚書以竹
蓬為屏風坐無羶席三十年善

本云四

近有蘇司業時時與

洙曰一作乞

酒錢

師曰虔始為
廣文館學士

性嗜酒不治事數為官長所誚怡然不以為意祿山反
陷于賊受祿山偽署後竄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惟蘇源
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詩云得
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夏日李公見訪

天寶十
四載作

彥輔曰一云補注

鶴曰以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則是在長安城南今詩

題云李公見訪一云李令見訪按宗室世系表唯蔡王房有炎為太子家令讓皇帝房有平為太子家令嗣寧王然平原去讓皇帝五世不與公同時疑是李炎在天寶十四載作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

蘇曰阮元瑜公子得暇可過我菊坡遊師曰公子指李白

也補注

鶴曰李白雖是興聖皇帝九世孫然公几與之詩未嘗稱之為公子亦未嘗題曰李公

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

趙曰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此所謂城南韋杜也

傍舍

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

鄭曰不方鳩切

弗牆頭過濁醪

蘇曰友人見陶侃侃家貧無以致誠其鄰人賢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

延之論當世事侃曰貧不能備醇餌鄰人密於牆頭度以濁酒隻雞遂成終日之樂宋朝王翼公過侃廟有詩

云九重天閣夢搏翼黃雞白酒鄰舍恩名公謂其詩中題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

夢符曰江淹詩晨颺自遠至左右芙蓉披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關葉密鳴

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

洙曰陶淵明詩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水

花晚色靜

洙曰古今注蓮花一名水花旦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補注

希曰本草水萍一名水花

陶隱居云此是水中大萍爾非今浮萍藥錄云五月有花白色即非今溝渠所生者楚王渡江所得非斯實

庶足充淹留預恐罇中盡更起為君謀

楊曰荷花潔靜猶清人之神思

只恐樂有餘而杯不足
無以延客之歡故云云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天寶十三載作

補注

鶴曰靈湫在驪山溫湯之東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是年之二月祿山反狀已

著公十一月往奉先有詠詩歷言驪山遊幸之弊矣此詩未必在其年作當在十三載

東山氣濛鴻宮殿居上頭

趙曰東山驪山也在長安之東北望雲陽悉見山阜之形

而恒若雲霧之補注

希曰東山即驪山天寶元年改為會昌山六載治湯井為池環山列

宮室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開元中幸不專在十月天寶中未嘗不以十月幸故曰君來必十月按獵賦鴻

濛沆沆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沆廣大貌鴻胡孔切濛莫孔切古樂府陌上桑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洙曰湯泉溫泉山上有宮殿天寶中嘗以十月幸之樹羽

立羽葆蓋也趙曰言溫湯也長安志云開元後陰火煮玄宗每歲十月幸溫湯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

玉泉噴薄漲巖幽

洙曰溫泉也海賦陽冰不冶陰火潛然修可曰博物志云凡水源有硫黃

其泉則溫故云陰火

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洙曰山海經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

桑十日所浴又曰日拂于補注

希曰開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色赤如赭此

雖汎言之因書閭風入轍跡曠原

一作野

延冥搜

洙曰大

以見日有時赤閭風入轍跡曠原野一作延冥搜人賦登閭風而遙集莊子廣莫之野廣原崑崙東北脚名也趙曰崑崙一名閭風其義則周穆王欲車轍馬跡遍天下之意謂之欲冥搜蓋言乘輿自驪山而出若將訪崑崙而遊廣原也

沸天萬乘動

洙曰沸一作拂

觀水百丈湫

洙曰前漢郊祀志湫淵祀朝那注水清澈可愛不容穢濁龍之所居趙曰鮑明遠羌

城賦歌吹沸天言其聲之多

補注

希曰萬乘天子之軍言玄宗幸湯泉時觀此龍湫

幽靈新

可怪

洙曰幽靈一作靈湫

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

洙曰大壯九三小人用壯

擎石摧林丘

洙曰謝惠連詩落雪洒林丘

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

趙曰天台山賦序靈仙之所窟宅

倒懸瑤池影

洙曰漢郊祀志谷永云登遐倒景覽觀縣圖如

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此以狀湫之深廣險激公詩又於過驪山之下曰瑤池氣鬱律徬注

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

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

洙曰九歌靈旗偃蹇兮姣服投乘七發旌旗偃蹇相如賦建翠

華之旗注以翠羽為旗上葆也趙曰蒼江當作滄謝眺詩迴瞰滄江流揮弄出郭璞賦賦揮弄灑珠滑且柔取周

禮柔雲車紛少留薛曰楚辭乘回風今戴雲車簫鼓蕩四溟洙曰漢武帝簫

鼓鳴兮發棹歌顏延年笳鼓震溟洲異香泱泱浮鄭曰泱烏朗切濟模朗切洙曰木玄虛海賦泱

泱浮七啟入蛟人獻微一作洎洙曰吳都賦泉室潛織而卷洎注云鮫人織輕

綃於泉室以賣之趙曰鮫人曾祝沈豪牛魯曰穆天子傳賜文山之

民豪牛補注希曰祝謂祝史漢郊祀志使先聖之後能

豪馬補注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為祝師

古曰祝謂主祭祀之贊辭者沈牛雖見司馬相百祥奔

如賦而註以為水牛當是祭龍以牛沈之於水盛明古先莫能傳陂陀金蝦蟆魯曰相如哀二世補注賦登陂陀之長阪

希曰陂陀二字先見子虛賦罷池陂陀出見蓋有由曹

下屬江河波音婆師古曰音普何反

小說有人夜見林中光屬天上如月迹而跡之有一金背蝦蟆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

上有古碑戴之矣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一作收吾乃今日覩

西王母焉然白首載勝而穴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

處今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一作龍飄飄青瑛郎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

與虬掌從左右給事中使開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

王就座日暮入對青瑛門拜故謂之夕郎宮闈簿曰青瑛門在南宮衛壇注吳都文采珊瑚鉤洙曰西域傳蜀

賦曰青瑛戶邊青鏤也

草云生海底枝柯狀明潤如紅玉蘇曰相如見枚叔文

謂友人曰如珊瑚之鉤瑤璣之葩非世間尋常所見也

趙曰以明潤如玉故比人之文采也珊瑚鉤出纂典記
戴嵩岳嫁女事云周穆王把酒請王母歌以珊瑚鉤擊
盃而歌師曰郭給事能
為文章如珊瑚之可貴
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
馬季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注二曲名嵇叔夜琴賦初
涉綠水中奏清徵蘇曰元溫月下聞笛其聲清絕同舟
數人倚橋聽久愁思浩然師曰綠水即伯牙高山流水
之音後世製為法曲名曰綠水言給事歌詩清雅絕倫
聽者愁莫能及也終又
叙給事文章收功之意

夜聽許十誦詩愛而有作

天寶十
四載作

補注

鶴曰天寶十四載長安作從舊次許十
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故云業白出石壁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

洙曰河北有五臺山鄭曰五
臺山名今在河北其山五臺

環秀巍然俗謂之五臺仙人之都也趙曰此言許生客
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佛經以美業為白惡業為黑
達磨嘗曰當勤修白業大觀曰石壁字暗使列子補注
載趙襄子狩於中山有一人從石壁出隨煙上下補注
鶴曰代州有五臺縣又有五臺山旌異記曰鴈門有五
臺山山形五峙白業出楞嚴經又法華經云一切衆生
作黑業者黑業相續余亦師槃可身猶縛禪寂洙曰師
作白業者白業不斷
修可曰槃可乃六祖僧槃及慧可二禪師乃禪中祖師
故于美師之非師槃善能詩者也趙曰槃則僧槃可則
慧可傳燈云正與達磨世次相接公方與許生共學性
空事故云許生已業白而出吾猶縛禪空而未脫也縛
字出佛書其語曰貪著禪味補注希曰傳燈錄誌云何
是菩薩縛縛則不能解也
階子方便謬引為匹敵趙曰此言有何因階得子垂方
便之行而以為之匹也舊注以

為田子方非

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洙曰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

誦詩

渾

一作混

遊行四座皆

一作俱

辟易

洙曰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應手

看捶鉤

鄭曰捶子果切又之累之腫二切洙曰莊子知北遊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

馬曰子巧輿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

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趙清心聽鳴鏑

洙曰

莊子輪扁斲輪得之於心應之於手

射殺頭曼應劭曰翫箭也鄭曰鏑丁歷切矢鋒也精微

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出獵左右皆隨鳴鏑而精微

穿溟滓

鄭曰溟亡頂切滓戶頂切洙曰莊子大同乎滓溟注與物無際趙曰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

濛鴻舊注引莊子終非本出杜公不敢倒用飛動摧霹也師曰謂詩之精微與天地之氣相貫穿

二十三

震

洙曰公羊注曰雷疾而甚者為震震與霆皆謂霹靂也

陶謝不枝梧

洙曰陶潛謝玄暉靈

運惠連之徒項籍傳諸將讐服莫敢枝梧臣瓚曰小柱為枝斜柱為梧師曰霹靂雷霆之威謂詩思飄然飛動雖霹靂之威亦為摧沮也風騷共推激紫鸞自超詣

洙曰紫鸞當作紫燕字之誤也

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其第五馬名紫燕翠駁誰剪剔

洙曰爾雅駁如馬鋸牙食虎豹

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闕

蘇曰義之一日披襟立池上無語羊欣曰人莫知君意何

也趙曰寥闕寂靜之義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天寶十三載作

鮑曰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公故有是詩師曰天子之墳曰山陵取其高大之義

補注

鶴曰橋陵在奉先西北三十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然公以十四載十一月往

奉先而此詩云解宇容秋螢又不言祿山之事但言荒歲兒女瘦當是十三載物價暴貴人多

乏食時往見諸官而作此詩

先帝昔晏駕

洙曰漢天文志宮車晏駕注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凡臣子之心

猶謂宮車晚出也趙曰先帝指言睿宗也

茲山朝百靈

洙曰海賦竭盤石栖百靈

崇岡擁

象設沃野開天庭

洙曰張平子西京賦廣衍沃野夢符曰右按楚詞招魂象設君室靜安間

些即事壯重險

洙曰易習坎重險也天台賦履重論功險而逾坂沈休文云即事既多矣

超五丁

洙曰蜀王本紀曰天為蜀補注

蜀王開明下五

鶴曰寰宇記云

葉有開明尚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能徙山每一王死輒為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賦橋陵故云

坡陀因厚地

洙曰相如二世賦登陂陀之長坂

却畧羅峻屏

修可曰孫綽詩遠山

却畧羅

雲闕虛冉冉

洙曰天台賦雙闕雲竦以夾路

風松肅泠泠

洙曰顏延

年拜陵廟詩松風遵路急離騷士諫下泠泠而來風

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

洙曰

孫綽賦踐莓苔之滑石

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

洙曰以其勤恪而虔於從事也

空梁簇畫戟

修可曰隋薛道衡空梁落燕泥

陰井敲銅瓶中使日相繼

補注

希曰自唐以來內官謂之中使

惟王心不寧豈徒郵備享尚謂求

無形

趙曰禮記備物之享禮云視於無形

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

洙曰莊子

用志不分
瑞芝產廟柱好鳥鳴一作巖局
建詩好鳥鳴

乃凝於神
高岳前律萃洪河左澄濛鄭曰上鳥定切下于局切

褒斜龍首之險帶以洪河湮渭之川趙曰高岳金城蓄

峻趾洙曰班固賦建金城之萬雉乃鑿墉之趾以益其

武威唐以金城為蘭州郡公以補注鶴曰金城本隋始

宗送金城公主入蕃別於此因改為金城縣屬京兆華

州亦有金城宮武德二年廢顯慶三年復置與橋陵近

故應指此而言如修沙苑交迴汀補注鶴曰沙苑一名

南十二里即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周太祖為相國與高

歡戰于沙苑大破之以其戰處宜六畜置沙苑監多植

抑於苦泉側置羊牧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養隴右諸牧
牛羊監同州馮翊朝邑兩縣界寰宇記又云沙苑古城
在朝邑縣南十七里又按唐永與與區固洙曰西都賦
高祖武德七年校獵沙苑防禦之阻則

天地之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洙曰張衡慮圖曰崑
與區焉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崑東有赤縣之州風

雨有時寒暑有節史記鄒衍著書云中國名赤縣內自
有九州外亦如赤縣州者有九趙曰蒲城縣本屬同州

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審宗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
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舊注引崑崙東

有赤縣補注希曰舊史奉先縣以管橋陵開元十七年
非是制官員同赤縣寶應二年又置玄宗泰陵

於縣東北按舊史上皇親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上
有龍蟠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當葬此地後以

廣德元年二月辛酉葬廣德元年即臺榭爭岩亭洙曰
寶應三年也是年十一月改為廣德臺榭爭岩亭江淹

詩名亭南樓期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蘇曰二陸聲華使人可服王劉美

竹潤洙曰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裴李春蘭馨洙曰

說文蘭香草也鄭氏才振古洙曰詩振古如啖侯筆不停覽切

洙曰王劉裴李鄭啖皆當時赤縣官遣辭必中律洙曰

也趙曰禍正平鸚鵡賦序筆不停綴衡文賦放言遺利物常發鄭曰硯硯經反硯石也洙

辭良多變矣君解牛文惠君曰諱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綺

之刀十九年而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力若新發於硯綺

繡相展轉琳琅愈一作青熒琅玕注皆玉名西都賦琳

瑁瑁青側聞魯恭化洙曰後漢魯恭為中秉德崔瑗銘洙

後漢崔瑗高於文辭
今座右銘傳於世

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
見終明府水樓

并昔遊

朝儀限霄漢

趙曰此公之自述也知縣入朝矣而公不得預朝此所以自嘆耳

客思迴林垆

洙曰謝靈運詩相送越林外謂之垆輶辭下杜
洙曰

孝宣紀尤樂杜鄴之間率常在
下杜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

飄飄凌濁涇

呂曰詩涇以渭濁

補注

希曰唐志關內大川涇渭公自杜陵往奉先故度涇水潘岳賦此有清渭濁涇鶴曰涇水本濁而後

人襲舛多以為涇清詩云涇以渭濁猶謂涇以渭而見其濁也初非言渭濁

諸生舊短褐

趙曰

使貧者衣短褐也

旅泛一浮萍

洙曰古詩泛泛江漢萍漂蕩水無根王逸曰自比如萍隨水浮

游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呂曰漢主父偃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詩涕

泗滂

主人念老馬

洙曰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故

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放出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之不為也東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

心解字容秋螢流寓理豈愜

趙曰謝靈運擬王粲詩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遭亂

流寓自傷情多也

窮愁醉未醒

修可曰史記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何

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蘇曰蘇勛何時擺脫俗累乘一葉泛滄溟之浩蕩偃仰視八極

挹瓊漿丹砂
吾志足矣

沙苑行

天寶十
三載作

補注

鶴曰當是天寶十三載羣牧都使奏就羣校交點馬時作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

載其年祿山反狀已成上下交憂果如詩史云
薊北反書未聞已逸身畿甸則是時豈復誇詠

苑馬如
是也

君不見左輔白沙白如水繚以周牆百餘里

洙曰前漢京兆尹左

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班固西都賦有上園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百官公卿表注馮輔也翊左也三輔故事補注鶴曰唐志同州馮翊郡左曰上林連綿四百餘里

輔苑在馮翊故云寰宇記

云一名沙阜在馮翊縣南十二里即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周太祖為相國與高歡戰于沙苑以其戰處宜六畜置沙苑多植柳於苦泉側置羊牧餘見上注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

於此

洙曰前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神異經大

宛馬蹄如汗腕可握日行千里至苑中駉牝三千匹

洙曰

詩定之方中駉牝三千毛氏注馬七尺曰駉駉馬牝馬也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大故曰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匹耳豐草青青寒不死

洙曰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

食之豪

健西域無

食音嗣趙曰寒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草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西域出馬

之地亦無此豪健也

每歲攻駒冠邊鄙

洙曰攻一作牧周禮夏官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

以阜馬佚特教駉攻駒注攻駒乘其蹄齧者閑之又校人春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駉月令仲夏頒馬政注云教駉攻駒之類也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

皆雲屯

洙曰矯矯虎臣西都賦披飛廉入苑門補注
劉表傳雲屯冀馬陸機詩胡馬如雲屯
希

列子言北人之居

驕驪一骨獨當御

鄭曰上息逐切下色莊切洙曰左傳

定三年唐成公如

春秋二時歸至尊

趙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唯

驕驪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舊注

引周禮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春分出之秋分入之非

是

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圻空大存
洙曰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

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魏武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詩魯頌駉駉牡馬在圻之野趙曰言櫪中圻外空大存

之而不如驕補注

鶴曰唐會要天寶十三載隴右羣牧

驕之駿異也補注
都便奏差張通儒鄭遵意交點三十

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疋內二十萬八千一疋草馬又

王毛仲傳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

數倍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馬每色一隊逸羣絕足信相間如錦繡其曰盛德詩人夸大之辭也

殊傑

洙曰顏延年賦伊逸倫之妙足魏文帝與孫權馬書曰此馬善中國雖饒馬其如此絕足亦少曹毗

馳馬射賦何倜儻權奇難具論

鄭曰上他歷切下他朗切不羈也洙曰禮樂志

倜儻精權奇顏延年賦雄志倜儻精權奇

累累塹阜藏奔突

地都回切往往坡陀

縱超越

洙曰列仙傳蘇耽騎虎遇險絕處能超越語人曰龍也趙曰言沙苑之地其高者塹阜則馬之

奔突可藏其稍峻處陂陀則馬能超越以美馬之適性且材健也文選凌邁超越

角壯翻同麋

鹿遊

洙曰顏延年賦分馳迴場角壯永浮深窞蕩龜鼉埒前漢伍被傳見麋鹿遊姑蘇臺

窟

洙曰龐公傳栖龜鼉穴於深淵之下師曰此篇甫寓意於祿山而為之若曰唐家諸將為不少玄宗皆以

凡材視之獨以兵權委之祿山甚見寵貴故云驕驕一
骨獨見御終使祿山難制奔突超越一旦反於范陽河
北為之震蕩豈非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
鯁蕩龜鼉窟乎

師曰甫既以馬比祿山又以魚比史思明豈知異物同
蓋思明乃祿山將相繼而叛故甫託意焉
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趙曰龍或魚所化或馬所為故異物同精氣也出易精氣為物
舊注引原
蚤事非是

驄馬行

天寶十四載作

彥輔曰太常梁卿勅賜馬也補注
鶴曰此詩乃李鄴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天寶十四載作

鄧公馬癖人共知

洙曰晉杜預為春秋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

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趙曰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

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馬癖譏之也

初得花驄大宛種

洙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

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

補注

希曰太宗常所乘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

中記異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其六曰桃花叱據明皇製名百花輦其此種

夙昔傳聞思一

見希聲曰南史蕭摩訶千聞不如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

崒

上自秋切下昨沒切洙曰顏延年賦弭雄姿以奉引西都賦巖峻峭崒傳玄鷹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

顧影驕嘶自矜寵

趙曰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使自矜寵也

隅目青

熒夾鏡懸

洙曰顏延年賦雙瞳夾鏡兩體協月又睨影高鳴西都賦琳珉青瑩趙曰張衡西京賦猛

毅繫髻隅

目高匡注

肉駿礪礪連錢動

礪烏罪切礪力罪切洙曰爾雅

云隅目謂目有角也

青驪鄰驂

今連錢驄也梁帝紫駟馬詩金絡飾連錢蘇

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生項下重胡側立倒

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也乃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

知鄧公驄馬行肉駿當作肉駿

千金滿高價

洙曰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又漢使壯士持千金請宛善馬江淹詩許史乘華軒

補注

鶴曰弘執恭詩馬鞍千金驄

赤汗微生白雪毛

洙曰東觀漢記曰武帝歌天馬

雷赤汗今親見其然血

銀鞍却覆香羅帕

洙曰徐敬業詩汗馬躍銀

從前膊上小孔中出

銀鞍周弘正詩

卿家舊物公能取

一作有之

天廐真龍此其亞

洙曰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為龍趙曰天廡真龍
乃天子所御之馬也非天子所賜不得而有之
書洗須

騰涇渭深朝趨可刷幽并夜

洙曰顏延年賦旦刷幽燕畫秣荆楚

吾聞良

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如鳥

洙曰七命曰驚

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驕驕馬融曰驕驕馬也

不與八駿俱先鳴

洙曰穆天子傳曰八駿赤

驥黑驥白義渠黃驊騮騄耳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洙曰

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可曰有雲霧而降精此所以為神異瑞應國曰

龍馬者河水之精

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

彥輔曰肯使一

作知有趙曰將下詔取之為天子之御矣希聲曰末章歸功于鄧公以此馬喻鄧公非塵世所能容只恐天詔

一下騰踏
帝庭矣

去矣行

廣德二年作

鮑曰天寶十四載歲次乙未公年四十四在率
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欲辭職遂作去矣行師
曰此詩為補注鶴曰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
嚴武作長安詩內與鮑注同豈非以明
朝且入藍田山故云然味君不見韞上鷹一飽
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豈是在長
安時語公在長安上賦投詩唯恐君相莫我知
而卒無其遇豈類韞鷹之飽未免如附炎之燕
當是廣德二年在嚴武幕中作所以永泰二年
正月遂歸溪上入藍田山云者止是承上餐玉
之句耳非真去為藍
田之人也師注為是

君不見鞬上鷹

鄭曰鞬古侯切射臂決也

一飽即飛掣

尺列切洙曰鮑明遠詩昔

如鞬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

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布乃解史滑稽傳注鞬臂捍也焉能作

堂上燕銜泥附炎熱

洙曰古詩翩翩堂前燕又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湛萬古懷春賦

燕銜泥而來往附炎附勢也趙曰如鷹之飽而高不學燕之戀而附此賢人義士不阿附於權貴之門也野

人曠蕩無覲顏

鄭曰覲他典切

豈可久在王侯間

蘇曰江淹曰野人疎散曠

蕩無名利拘繫覲顏見公等趙曰野人公自謂也字出左傳野人予之云曠蕩者以言懷抱之閑曠也公無慙

顏豈肯曳裾於王侯之間乎沈休未試囊中食玉法明文奏彈王源明月曠顏曾無愧畏

朝且入藍田山

洙曰周禮天官玉府王齊則供食玉注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

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在長安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作

洙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奉先屬京兆郡緣皇家陵寢武后分置醴泉縣鄭曰唐開元四年改同州蒲城為奉先以奉睿宗橋陵師曰甫時妻子在奉先縣故甫往省家焉祿山反作此補注
鶴曰呂汲公蔡興宗魯嘗梁權道皆謂在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作今考詩中但言遠

成之卒及述歡娛聚斂以致亂之因而不及祿
山之事豈非祿山反書未至時賦此唐史拾遺

云祿山反書未聞
公已潛畿甸或是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

洙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京兆尹注古杜伯國漢宣

帝葬此因曰杜陵長安南五里趙曰杜陵公所居之地
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

蘇曰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
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是稷契輩

口中居然成濩落
洙曰莊子鈇落無所容猶郭白首甘

契濶
洙曰擊鼓詩死生契濶毛氏曰契闊勤苦蓋棺事

則已
大臨曰劉毅云丈夫兒蹤迹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此志常覬豁窮

年憂黎元嘆息腸

一作腹

內熱

洙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謝靈運詩窮年迫憂患

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

洙曰蘇武長歌正補注希曰激烈中心愴以推楚辭

少司命浩歌

非無江海志瀟洒送

一作迭

日月

洙曰莊子身居江海

之上心游

生逢堯舜

一作為

君不忍便永訣

洙曰江淹賦誰能寫永訣

之情當今廊廟具構夏豈云缺

洙曰叔孫通傳贊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潘尼

詩廣厦構衆材又大厦須異材廊廟非庸器潘安詩器非廊廟安屢出固其宜葵藿傾太陽物

性固莫

一作難

奪

洙曰曹植求通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陸機園葵

詩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為慕大鯨

輒擬偃溟渤

洙曰木玄虛海賦其魚則橫海之鯨突杙孤遊憂巖嶽偃高濤趙曰韓非子千丈之

堤以螻蟻之穴漬求其穴言當自安分求穴以安耳何為必欲慕學大鯨之處大海乎

以茲悟生

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

晁曰巢父許由也

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遣

洙曰顏延年詠劉參軍詩韜精日沈

飲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

洙曰長門賦天飄飄而疾

風阮籍詩寒風振山岡

天衢陰崢嶸

洙曰易何天之衢亨

客子中夜發

洙曰江淹

詩客子淚已零王粲詩客子多悲傷

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

山御榻在嵒嶸

洙曰西京賦託喬基於山岡直嵒寬以高居驪山溫湯博物志凡水源有石硫

黃其泉則溫漢武帝故事云驪山溫湯初秦始皇補注
砌石起室漢武帝又加修飾唐置溫湯監隸司農

鶴曰按唐志驪山在昭應縣有宮在山下咸亨二年始
名溫泉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七載又更曰昭應

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
溫泉故云御榻在嵒嶺也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鄭曰蹴七六切蹋也洙曰史黃帝殺蚩尤於涿鹿後豕
上常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呼為蚩尤旗又星名趙曰

蚩尤乘輿前導之旗也塞寒空而蹴踏崖
谷言多也舊注引蚩尤戰又指星名非
瑶池氣鬱律

羽林相摩戛
洙曰穆天子傳觴王母于瑤池之上漢宣
帝紀羽林孤兒注天有羽林大將之星林

喻若林木之盛羽若羽翼擊之意張平子西京賦隱
麟鬱律趙曰羽林危駕之軍其所樹之如林故言相摩

戛
補注
鶴曰按志京兆有蚩尤冢或謂其冢之高至塞
寒空然詩意未必指此趙以為乘輿前導之旗

乃是蓋本所謂駕以蚩尤之旗也瑤池即新史所謂湯泉為池環山列宮室之築羅城置百司十宅會要云左

右羽林軍垂拱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置領羽林郎六千人至天授二年二月三十日又改為左右羽林衛君

臣一云留懽娛洙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樂動殷膠輶

修可曰當作膠葛相如子虛張樂乎膠葛之寓曾曰甘泉賦其相膠輶蓋亂貌賜浴皆長纓洙曰

江淹詩長纓皆俊人與宴一作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

自寒女出洙曰趙皇后傳庭中彤朱而殿上髹漆西都賦玉階彤庭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

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趙一作鞭撻一作其夫家聚

日彤庭天子之庭以丹飾之也

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

願一作

欲邦國活

洙曰鹿鳴又實幣帛筐篚

以將其厚意逸曰南史王廣之子珍國字德重為南淮太守郡境苦飢乃發粟散財以賑窮乏高帝手勅云卿

愛人活國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甚制吾意

宜戰慄

洙曰詩濟濟多士語使民戰慄趙曰上句皆申戒之辭謂當君王賜予之幣帛出於寒女之夫

鞭撻所貢宜戰慄而求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洙曰活國之事然後為仁也

盤上方器用也衛霍室勲臣家也趙曰衛霍皆以後戚而貴蓋以此楊國忠輩矣中堂有神仙

煙霧蒙玉質煖客

煖客一云貂鼠裘

洙曰魏書曰鮮卑有貂鼠子皮毛柔軟故天下

為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蹄羹

蘇曰陳思王製馳蹄羹一甌費千金自勸陳琳劉公

幹輩食後號為七寶羹

霜橙壓香橘

洙曰橙出稷縣者勝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洙曰孟子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蘇曰

吳起朱門大路酒肉臭不可過焉知凍死者盈路餓而填溝壑者不忍視

榮枯咫尺異惆悵

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

洙曰官渡地名曹操袁紹相持之處羣

水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崕峒來恐觸天柱折

洙曰列子

湯問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

川水潦歸焉史記黃帝西至于崕峒韋昭曰在隴右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

息上

七切下行旅相攀援川廣不一作

可越老妻寄異縣十

口隔風雪

洙曰古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

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

一作餓

已卒

洙曰易同人先號咷後笑

吾寧捨

一哀里巷猶嗚咽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

一作禾

登貧窶有倉卒補注

希曰光武詔倉卒無薑亭云云

生常免租稅

名不隸征伐撫迹猶

一作獨

酸辛平人固騷屑

洙曰劉越石備辛酸

之默思失業途

一作徒

因念遠戍卒憂端齊

一作際

終南頽

洞不可掇

頽胡孔切掇都活切趙曰淮南子曰未有天地鴻濛頽洞莫知其門師曰甫念彼遠戍之

兵其積憂悶與山齊高奈天下頽補注

希曰許慎注淮南子云頽讀如

項羽之項洞讀如同遊之同今諸韻切蓋云水銀也當從許注及淮南子說說文獨孤及觀海詩頽洞吞百谷

周流無
四限

白水縣崔少府高齋三十韻

天寶十五載作

洙曰天寶十五載五月作白水屬馮翊郡同州
秦文公分清水為白水即漢彭衙鮑曰肅宗元
年乃明皇天寶十五載也歲次丙申五月公年
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氏為白水縣尉故適
白水有是詩鄭曰十道志同州白水補注鶴曰
漢栗邑南界臨白水魏文改為此縣補注按舊
史云白水隋縣公以天寶十五載夏自奉先來
依舅氏崔十九故首曰客從南縣來况當朱夏
赫此詩當在是年五月詩云知是相公軍鐵馬
雲霧積指哥舒翰軍未敗而言也六月丙戌翰
與祿山戰于靈
寶西原敗績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

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蘇曰姚萇云四溟浩蕩困鱗無所

適補注

希曰白水在同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而同州又在京兆東北二百五十里公自奉先來故以奉

先為南縣

旅食白日長

洙曰唐書朱克融輩皆旅食長安

況當朱炎赫高齋

坐林杪

鄭曰亡沼切木末也

信宿遊行闌

洙曰左傳再宿曰信鄭曰行于線切闌苦激切

寂靜也

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睨五計切洙曰海賦馮夷俯浪以傲睨

崇

岡相枕帶曠野懷

一作

咫尺

洙曰嵇康賦託峻嶽之崇岡

始知賢主

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冰生浙漚

洙曰招魂層冰我我謝惠

連雪賦霰浙漚而生集趙曰青冥者青雲杳冥之際楚辭據青冥而攄虹

上有無心雲下有

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

蘇曰郭伋曰君不見幽谷之鐘而不自鳴

人擊即聲人之動靜亦隨所擊然後應之也

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

食亦切

吏隱適

一作通

情性

洙曰王喬梅福皆吏隱也

補注

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于蟻陂

之茲焉其窟宅

洙曰海賦瑰奇之所窟宅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

白水見舅氏

洙曰左傳晉丈公謂子犯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投其壁於河內薛曰右按子美近體詩有白水明

府舅氏宅喜雨詩即知白水者諸翁乃仙伯補注希曰地名非晉丈公所謂白水明矣

傳大茅君傳有紫陽左公太極仙伯又神仙王知遠母夢靈鳳集因而有娠僧寶誌曰生子當為神仙宗伯其

後知遠謂弟子曰吾漸遊洞府仙曹除吾為少室仙伯

杖藜長松陰

修可曰莊子載原憲杖藜

應門作尉窮谷僻

洙曰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尉

為我炊雕胡逍遙展良

覲

洙曰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雕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謂為雕胡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覲趙

曰菰米為飯極滑長安人謂為雕胡出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雕胡之飯勸臣食也

補注希

周禮天官醫師凡會膳食之宜魚宜菰注云菰雕胡也淮南子原道訓浸潭苽蔣許氏注云浸潭之間以生苽

蔣實苽者蔣實也其米曰雕胡爾雅蘧蔬注云似土菌生菰草中菰草根相結而生謂之苽藷至秋結實乃雕

胡米也又楚辭招魂五穀六仞設胡粱只注苽梁蔣實謂雕胡也言楚國土地肥美堪用種植五穀又有苽梁

之飯又子虛賦東牆雕胡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歛

翻盤渦圻

洙曰海賦盤渦谷轉師曰自相對十丈蛟以下寓意於祿山之叛十丈蛟喻祿山也何

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

洙曰殷於謹切詩殷其雷長門賦雷隱隱而響起

煙氛

藹齒

一作齒

萃魍魎森慘戚崑崙崕崕峒顛迴首如不隔前

軒頽

一作推

反照巉絕華岳赤

洙曰爾雅曰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劍閣銘云大

行孟門豈云巉絕

補注

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

兵氣漲林

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

一作煙

積

趙曰天寶十四

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守潼關明年拜尚書左僕射故云相公軍也

玉觴淡無味胡羯豈

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

洙曰蘇武詩長歌正激烈曹植賦若朝日之照

屋梁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黃庭內景經淡然無味此言至尊尊肝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

相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晏曰屋梁出宋玉神女賦曰日朝出照屋梁舊注引曹植賦誤矣

人生半

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敵猛將

紛填委廟謀

洙曰光武明明廟謨

蓄長策

洙曰前漢匈奴傳制百蠻之長策劉公幹詩職

事相填委東郊何時開

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

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

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程曰魏子曰唯食忘憂三

嘆何也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嘆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嘆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饜而已獻子辭梗陽人趙曰借用閭沒女寬當饋而三嘆令公所歎歎其不若往日太平之時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四載作

鮑曰天寶十五載乙亥祿山陷京師公徒步避寇鄜州三川縣有是詩時七月也

補注

鶴曰三川唐屬鄜郡為洛交郡舊史云華池水黑水洛水之三水會同因名鮑注與梁權道所編皆以為天寶十五載作蔡興宗以為五月避地鄜州有此作而魯嘗以為七月寓于鄜州有此作然詩云我經華原來按公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自京兆之奉先明年夏自奉先之白水賦高齋詩已是五月又自白水之鄜州故回經華原是年史不書水并雨而今詩言水為甚考彭衙行亦云一句半雷雨竟日數里間故此詩亦云雲雷屯不已是公去白水北行即值水亦可

以補史之闕鄜州在馮翊之北而彭衙亦在馮翊白水縣之北殆是赴靈武時所經如此其曰

華原者謂華原郡北至防州百八十里防北至廊百十里耳馮翊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豈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防復自防北至廊也後有玉華宮詩可知至防無疑玉華

宮在防州
宜君縣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

洙曰華原屬京兆郡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為宜州又置

北地郡尋改為通川郡郡補注
武德初復為通州罷郡郡補注
原宜君同官置宜君郡并

置土門縣以隸之武德元年曰宜州貞觀十七年廢省

宜君土門以華原同官隸雍州垂拱二年更華原曰永安神龍二年復以永安曰華原天祐三年李茂貞墨制

以縣置耀州故九域志云京兆西至耀州百八十里則京兆至華原亦然
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

洙曰一云

出無時魯曰隋盧思道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

納涼賦火雲赫而四舉

相脞鄭曰上呼回切相擊也

海賦磊匐匐而相脞

朱翁匐川氣黃鄭曰上音鳥下

口荅切又音湓匝

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

蒲北切

恐泥竄蛟龍

泥乃計切

登危聚麋鹿

洙曰海賦狐獾登危而雍容

枯查卷

拔樹礪礪共充塞

鄭曰查士街切礪洛罪切礪口罪切不平也

聲吹鬼神下

趙曰礪礪石也聲吹言其聲之吼

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

瀆

洙曰海賦江河既道萬穴俱流薛曰右按爾雅江河淮濟是為四瀆趙曰公詩作於離亂之中意在衆所

歸往以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圻岸去

鄭曰漂匹妙切

浮也洙曰海賦飄沙礫石蕩潏

潏潏松柏禿

洙曰海賦潏潏生角

乘凌破山門

迴幹到地軸

洙曰春秋括地象去地有三千六百軸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迴

交洛赴

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

清風濤怒猶蓄

洙曰江賦乃鼓怒而作濤何時通舟車

昱曰中庸舟車所至師曰

南北阻隔舟車不通而云

陰氣不黤黤

鄭曰上千敢切下徒卜切垢黑

也趙曰何時得水落而舟車可通且

浮生有蕩汨吾道

正羈束人寰難容身

師曰謂當兵革擾攘吾道拘束不得騁武夫悍卒正得志之秋人寰

難容身天地雖大若無所往

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

渠玉切
促也

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洙曰魏文帝雜詩欲

彼河無梁引
願望大川

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洙曰詩肅肅免
置施於中林王

康据反招隱今雖威明世能無中林士屈
原答漁父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

舉頭向蒼天

安得騎鴻鵠

趙曰陸士衡擬西北有
高樓云思駕歸鴻羽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至德二
載作

補注

鶴曰大雲寺在長安以泱泱泥汚人听
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憩奔走知是至

德二載陷
賊中時作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修可曰維摩經曰有國名衆
香佛號香積其界皆以香作

樓閣其國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補
律行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

注希曰增一經有妙香三種謂多聞香戒香施
香此三香逆風順風無不聞之最勝無等

夜深殿

突兀風動金琅璫補注

希曰琅璫二字見漢書王莽傳
西域傳皆以為長瑱又後漢司

徒崔烈以琅璫瑱公今所用非謂瑱自指為鈴鐸故蘇
子瞻有風動琅璫月向低之句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屋

之句要皆
本公此詩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

玉繩

星鐵鳳森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床

趙曰鐵鳳舊
注引陸倕石

闕銘銅雀鐵鳳之工其說是蓋施雀鳳於屋脊上者梵
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故寺外可聞也殷上聲

殷其雷補注
希曰薛綜西京賦注云圓闕上作鐵鳳屋
之殷

令兩翼舉頸數尾東坡詩云鐵鳳橫空飛

絲繒又非聽風聲鳴

鐵鳳其意若不同

明朝在沃野

洙曰沃野千里

苦是塵沙黃

饒曰時西郊逆賊拒官軍未已

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

修可曰按本草井華水令人好顏色與諸水有異謂井中

水平旦第一汲者

霑洒不濡地掃除似無筵

洙曰周禮宮人凡寢中之事掃除趙

曰洒濡地則沮洳掃有筵則除塵根也

明霞爛複閣

洙曰明一作晨夢符曰廣韻複重也又古

詩阿閣補注

希曰漢書高祖從複道上如淳曰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複阿房宮賦亦云複道

行霽霧塞高牖

修可曰梁元帝詩能令雲霧塞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

柳洙曰九辨云皋蘭難難世事迫

蘇曰陳衡曰世路難老夫迫於生事

補注杜詩

四十三

隱遁佳期後

洙曰郭璞遊仙詩山川隱遁捷

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洙曰鉗口結舌蘇曰袁紹曰諸大夫見晁錯總皆鉗口莫敢措一辭今諸侯分土公等何計

奉辭還

杖策暫別終回首

洙曰曹操奉辭出征房玄齡杖策謁軍門王粲詩回首望長安趙曰奉辭

相奉而辭別之舊注引奉辭出征其義非

泱泱泥污人听听國多狗

鄭曰听魚斤切

洙曰九辨猛犬狺狺而迎吠號關梁閉而不通鮑曰天寶十五年七月賊將張通儒收錄衣冠污以偽命不從者殺之公晦迹幽隱故云

既未免羈

一作寓

絆洙曰晉慕容垂猶鷹

也宜急時來總奔走

趙曰於此未免羈絆則亦僅能時來總息耳

近公如白

雪執熱煩何有

趙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心在水精域

洙曰清淨境土也趙曰江總大莊嚴寺碑云光遍水精之域蓋佛寺莊嚴皆以金寶

故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馬曰謝靈運詩平生協幽

期師曰甫與贊公有期於洞門徐步以待雖春雨沾衣不為之避禮遇之誠可見矣

到一作扉開

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

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

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

飲食遇扶衰把

臂有多日

洙曰絕交論把臂之交

開懷無愧辭黃鶯度結構紫鴿

下罟罟

余曰漢文帝紀未央宮東闕罟罟災師古曰罟罟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罟

罟然罟罟屏也罟音浮

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

笑索題詩

洙曰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趙曰僧湯惠善詩與文以比贊公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

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

深藏供老宿取

用及吾身

洙曰以白氎布為巾以供老宿之物而奉吾所以言其敬時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

繭中絲如細繡名為白氎國人取織以為布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

才不世

洙曰支遁字道林有才辯

惠遠德過人

洙曰高僧惠遠有宿德

雨馮暮

簷竹風吹春

一作青

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師曰天陰

對圖畫言二人相對如畫圖中人揚子攀龍鱗潤龍鱗言攀附贊公而有所滋潤也

哀江頭

至德二載作

補注

鶴曰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復京師十月壬子復東京而是詩云春日潛行曲江曲當

是作於是年春蓋謂之潛行又謂黃昏胡騎塵滿城乃陷賊時所作明矣梁權道亦編在是年

少陵野老吞聲哭

洙曰野老甫自稱少陵杜陵也春日潛行曲江曲

西京雜記京城龍華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在秦時為宜春苑漢時為樂遊苑玄宗開元中鑿池引水環

植花木為京師勝賞之地遭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

蒲為誰綠

洙曰康駢劇諱錄曲江池本秦愷州開元中疏鑿為妙境花卉周環煙木明媚都人遊玩

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唐鄭注傳大和九年注言秦中有災宜興力役以

懷之文宗因吟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四年曲江四面多樓臺行宮乃勅公

卿家住於曲江昆明二池起造亭觀詔神
策兩軍造紫雲樓綵霞亭內出牌以賜之憶昔霓旌下

南苑

洙曰宋玉高唐賦霓為旌唐曲江池坊南有南苑

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

裏第一人

鄭曰昭陽漢殿名

同輦隨君侍君側

洙曰李白詩云漢宮誰第一飛

燕在昭陽謂楊妃也

輦前才

一作詞

人帶弓箭

洙曰干寶注周禮云對舉曰輦唐制內官

才人七人蘇曰晉宣帝出獵長春苑輦前才人皆乘寶馬帶畫弓白羽箭

補注

希曰漢成帝遊於後庭嘗

欲班婕妤同輦戴班辭曰云云上善其言而止之唐后妃傳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九夫人九嬪及婕妤九人

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寶林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玄宗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三妃以代三夫人又置

六儀四美人七才人

白馬嚼

一作嚙

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射

亦一箭一作笑

正墜雙飛翼

趙曰按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

金為銜勒洙曰西都賦招白鵠下雙鵠又矢不單殺中必疊雙

明眸皓齒今何在洙曰曹子

建云皓齒內鮮明眸善盼血污遊魂歸不得

蘇曰北齊初大戰累年不解王襄曰吾親知言

為遊魂歸故山不得趙曰公此詩作於至德二載之春血污遊魂則天寶十五載六月丁酉上皇車駕次馬嵬

賜貴妃自盡

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

淚沾臆江水

一作草

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

城南忘南北

洙云一云望城北黃曰甫朝哀江頭暮又聞史思明連結吐蕃入寇欲往城南省家

倉皇之際心曲錯亂忘南而走北也甫家居城南

哀王孫

至德元載作

彥輔曰韓信至城下釣漂母哀之飯信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王深父曰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補注鶴曰詩云切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位當在至德元載七月作詳見注

長安城頭頭白烏

洙曰或謂頭字當作頭蓋烏無頭白者

夜飛延秋門上

呼

蘇曰神堯初得天下夜有飛鵲數百皆集延秋西門呼鳴至夜方散

補注

希曰通鑑云上御勤

政樓下制云欲親征皆莫之信移仗北內命陳元禮整比六軍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王皇孫及親近宦官

宮人出延秋門妃王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
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漏聲三衛立仗儼然門
既啟則宮人亂出中外擾攘王公士民四出逃竄又向一作來人家啄大屋屋底

達官走避胡

洙曰唐書木稼達官怕趙曰白鳥之號不祥也天寶十五載祿山陷潼關明皇幸蜀

從延秋門出烏飛號於門上暗言乘輿之出也乘輿既出矣公卿寧不逃避邪金鞭斷折九馬

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

玦古穴切洙曰左傳晉侯佩太

子以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蘇曰陳遺過武功道中逢

異人曰子先辱後榮遺與語答問俱有理遺怪而問但姓名居住不答乃長揖下路入竹林中不知所之

道困苦乞為奴

趙曰齊建安王子真被誅入牀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

已經百日

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

常人殊

洙曰漢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應劭注曰隆高也李斐曰準鼻也趙曰隋文帝子勇勇于儼雲

昭訓所生乃雲定興女文帝喜曰皇太孫何謂生不得其地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豺狼

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洙曰易龍戰于野光武紀識曰四夷雲集龍鬬

野趙曰倣陸士衡願保金石補注鶴曰謂安史據兩京軀又沈約雜詩坐喪千金軀而玄宗肅宗俱在外

也其時王孫在長安者皆未遇害詩故不及之蓋史云天寶十五載八月癸巳肅宗即位而通鑑以為七月甲

子即位丁卯安祿山使孫李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己巳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不敢

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

洙曰周禮疏云舞交衢崔豹古今注大注交衢

師曰長音仗乃刺言也交衢謂路相交錯要衝之所甫與之問答不敢私言但共立少頃恐為姦人窺伺故也

昨夜東

一作秦

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

洙曰即古曰橐駝言能負

囊橐而馱物也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駝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鮑曰東來橐駝謂賊自東都

進也舊都謂長安也

朔方健兒好身手補注

希曰詩云好人服之注云好人好女手之

人昔何勇銳今何愚

洙曰世說桓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自使健兒鼓行劫鈔師曰哥舒

翰領朔方兵守潼關為賊所敗故云云

竊聞天子已傳位

洙曰明皇傳位于肅宗聖

德北服南單于

蘇曰霍光曰聖德北服單于南化蠻貊民俗淳厚士各守職

花門勞

面請雪恥

勢憐題切洙曰時回紇助順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花門乃回紇地名甫有留花門詩回

紇以花門自號勢面謂披其面皮示誠惻也夢符曰後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泣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勞字勢割也慎勿出口他人狙師曰狙竊聽也甫欲王孫古通用慎密其事恐為謀者所得

哀者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洙曰漢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

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謂之五陵趙曰後漢王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師曰玄宗幸

蜀諸王流離不見收錄安知五陵佳補注鶴曰五陵謂氣中無天子出乎故以勿疎為戒

陵定陵橋陵舊注引漢五陵非也

悲陳陶

天寶十
五載作

鮑曰天寶十五載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公故有

是詩蘇曰瑄之敗唐傳作陳陶斜杜詩作陳陶
未知孰是瑄既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促
戰遂大敗故後篇云馬得附補注鶴曰當是天
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補注寶十五載十
月辛丑房瑄陳陶戰敗後作是年十月辛巳朔
辛丑乃十月二十一日梁權道編在是年賊陷
中詩內蔡興宗就謂
冬有悲陳陶悲青坂

孟冬十郡良家子

洙曰漢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
家子房瑄傳十月庚子師次便橋辛

丑一軍先遇賊於咸陽縣血作陳陶澤中水補注希曰
之陳陶斜接戰瑄軍敗績

斜在咸陽縣而公詩止云陳陶蓋野曠一作
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野曠廣天清一作晴

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洙曰為賊所傷殺者四補注
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鶴曰王洙所注本通鑑按房琯本傳亦云羣胡歸來血
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纔數千不能軍

洗箭

血一作雪

仍唱

一作燃箭

夷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

夜更望官軍至

洙曰一云前後官軍苦如此王深父序云至德元載宰相房琯以車師戰祿山

之黨而陳陶敗績趙曰此言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師曰祿山焚劫暴虐都人怨之而思唐德遂有望官軍之句肅宗一舉而復兩京豈非因民謳吟思唐之心乎

悲青坂

天寶十五載作

補注

鶴曰此唐紀所謂癸卯又以南軍戰敗績南軍楊希文所將乃天寶十五載十月二

十三日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

魯曰在岐州郿縣去長安三百里

補注

鶴曰陳希文將軍將南軍自宜壽入宜壽即扶風盤屋縣天寶元年更名曰宜壽

郡縣陳陶方敗一日而再戰我氣折而彼方銳自應復敗史記匈奴傳秦築長城以備胡其下有泉窟可以飲

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悲故釋黃頭奚兒日向西補注

子蘭陳琳俱有飲馬長城窟詩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如使何

千年高邈傳奚騎二十及使安志忠將精兵軍士門志忠奚人是也黃頭如數騎彎弓敢馳突

所謂黃頭奴黃頭郎甲騎趙曰前篇悲陳陶則辛丑之敗也此篇悲青坂則癸卯之敗也以兩敗各散而歸所以言日向西其餘散

騎猶敢馳突以言其暴掠不改也

山雪河冰野蕭颼青是烽煙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趙曰房琯戰於陳陶斜不利猶欲持

重而牽於邢延恩所促戰故敗而公詩有忍待明年之戒所以重傷之也

補注

希曰西京雜記有倉卒客

無倉卒主人



補注杜詩卷二